思無邪匯寶。

拾肆

陳慶浩博士・王秋桂博士 主編

一片情／清・「不題撰人」

思無邪滙寶 ㊹㊺ 册／陳慶浩・王秋桂 主編

[一片情]

／清・「不題撰人」

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
台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 合作出版
成 易 圖 書 有 限 公 司 編輯製作

《思無邪滙寶》總序

很多中國古籍，因戰亂、政治或其他原因，再加上自然的淘汰，消失在歷史的長河裡，其中尤以被視爲俗文學的小說、戲劇、唱本等，流失最多。傳統漢文化輕視這些作品，公私書目中極少著錄，公私藏書亦鮮蒐集，且在元明清三代，屢遭禁止，毀版焚書，時有所聞。在各類書中，豔情小說，受害最烈。除了官方明令禁毀外，社會輿論、各階層的社會組織，都極力制止此類書籍之流通。但另一方面，社會的需要又使這些書籍不斷出版，地下流行。不過，在強力壓制下，很多書籍都消失了；遺留下來的亦往往因不能公開發行的關係，印刷極不講究，錯漏甚多。研究中國古代小說的人，往往從禁毀書目或其他批判資料中，知道這類書籍的存在而無從閱讀，偶然接觸到坊間流行本，卻又質量太差，不僅難以窺見原作的眞面目，也難於作爲研究的對象。

好在自本世紀以來，西方文學思想東漸，使學術界注意到小說的價值，蒐集資料，編寫書目，從事研究的人愈來愈多。豔情小說作爲小說資料，漸漸被發現、介紹。另一方面，不少在本土消失的書籍，因早年流傳到海外，獲得保存，其中最重要的，就是俗文學書籍，當然有些是豔情小說。但無論是在海內外，這些資料均非一般研究者所能知，即偶有所知也難得一讀，更不要說作整體研究了。因此，直到目前還是中國古典小說研究中一個薄弱環節。

叢書總序

中國小說資料本國保存的不全，閱讀條件亦差，因而研究者往往需要飄洋過海，去域外讀這些書。前輩學人如鄭振鐸、孫楷第、王重民、劉修業、王古魯等，當代學人如李田意、柳存仁、吳曉鈴、馬幼垣、胡萬川諸位，皆曾專門去東西洋圖書館訪讀中國古代小說。本人多年來從事中國古典小說研究，有緣至世界各地讀書，深知其間艱苦，故發願將中外所藏明清善本小說，匯爲一編，影印出版，供研究者使用。而身在國外，需覓國內合作者。數年前與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劉世德、石昌渝兩位合作，編纂《古本小說叢刊》，原計畫將明清善本通俗小說盡數收入。然限於出版環境，豔情小說未能廁身其中。因此，將這些小說另行刊印，是必要的。但此類書籍原來印刷多極草率，且以保存未精，常有缺文殘頁；且不少書文字已漶漫，即原書亦不易辨識，影印自難卒讀；若干書版本繁多，亦勢難全部印行。故當務之急，乃出校刊排印本；或據別本校勘，務求通讀；有不同版本者，又需一一校勘，作出定本，方能爲研究者使用。將來有條件時再擇其中有價值而清晰者影印。

本叢書計收書五十種，採用版本超過百種，另又收若干附錄。除國內蒐集到部分資料外，大部分資料採自日本、俄羅斯、英國、法國、荷蘭、美國等諸國圖書館及私人藏書。其中如全本《姑妄言》、《海陵佚史》及《龍陽逸史》等，皆爲首次面世者。《海陵佚史》爲《醒世恆言》第二十三回〈金海陵縱慾亡身〉的前身，而比此回篇幅大一倍以上，主要是豔情描寫部分，這對我們了解《三言》的來歷大有幫助。《姑妄言》爲雍正庚戌序抄本，長達百萬言，是繼《金瓶梅》後的一部豔情巨著。此書未見記錄，抄本是從莫斯科的俄羅斯國立圖書館引渡回來的。刊本《僧尼孽海》亦初次應用於校刊中。《肉蒲團》爲常見之書，然流行者多爲日本刊本或此刊本

之排印本；偶有用清刊本者，亦未經詳細校勘。本叢書所收之《肉蒲團》，根據有代表性之刊本抄本六種校勘，除錄入各版本書影外，又收各種插圖達百幅。各書之出版說明，既述故事梗概，說明所用版本情況及校勘各類技術問題外，關於作者及該書研究之成果，亦加簡述。此叢書所收諸書中，曾於本世紀排印出版者，不超過三分之一。這大概是歷史上第一次中國豔情小說的大結集，所收的超過現存已知的百分之九十以上。大陸近年來有豔情小說熱，出版了一批所謂明清豔情小說的書，其中大部分是言情小說，少數算得上豔情小說，但只採用一般坊本，整理粗糙，又隨意刪削，可稱劣本。禁錮不能抑制人性的需要，只能產生粗製濫造的劣品來。清代豔情小說屢禁不止，只弄得質量每下愈況，目前的情況亦復如此。

豔情小說有文言有白話，有長篇，亦有中篇、短篇。這批資料爲我們展示了明清豔情小說的全景，亦讓我們看到文言小說發展到白話人情小說的若干線索。大致上文言小說到宋元，已漸衰落。明初瞿佑的《剪燈新話》，以及紛紛出現的仿作，可視爲文言小說的中興。以後一直要待到《聊齋誌異》問世，文言小說又出現新高潮。但有一個過去少爲研究注意的現象是元明時出現文言中篇小說如《嬌紅記》、《鍾情麗集》、《天緣奇遇》、《花神三妙傳》、《如意君傳》、《癡婆子傳》等，篇幅較過往的文言小說長，能容納更多的故事情節，有較多的細節描寫和對話；文體也由純粹的文言加入白話詞語。這批作品大多爲言情之作，亦有豔情如《如意君傳》、《癡婆子傳》等，時代早的作品，文體較純；後來者則已雜有白話成份了。此類文言中篇，到萬曆年間發展出白話的才子佳人和豔情小說兩大流。由文言而白話的發展過程，在我們這套書中，也是有跡象可尋的。明清小說研究上常有繁本簡本出現先後問題的爭論，過去多從進化的觀點

來處理這個問題，認爲簡本在前繁本在後。最顯著的例子是馮夢龍將二十回本的《三遂平妖傳》擴充爲四十回本的《新平妖傳》。但研究者也發現有些小說是繁本在前簡本在後。豔情小說同一部小說出現繁簡本的情況甚多，爲我們提供研究這一問題非常豐富的資料。其實繁本簡本雖然情節大致相同，但文字則有兩種不同的情況，一是彼此文字大部分相同的，一是彼此文字沒有直接的關係。後者我們還沒有深入研究，印象中似乎都是簡本在前繁本在後的。前者則可肯定是繁本出現在簡本之前，沒有例外。這或可成爲我們判定明清白話小說繁簡本出現先後的通則。其原因並不複雜，在著作權沒得到保護的情況下，書商翻刻別家出版的小說時，爲了爭奪市場，或以降低售價，或以增加故事情節去招徠，有時甚至是兩種手段並用。要降價勢必要減低成本，最省事的方法是減少篇幅；保存原來的故事梗概而刪去細節描寫和詩詞韻文。刪節者爲求省時省力，不會另外寫一本書，而是就手上現成的書加以削減。因而絕大多數的文字是相同的。有的刪節者十分用心，要不是和繁本比較，幾乎找不到刪削的痕跡；也有些甚不用心，使情節斷裂不能通讀。又明清白話小說情節互相因襲情況嚴重，豔情小說更甚，若能分解構成各書相同或相類的故事情節，觀其流變，對了解各書之形成，彼此間的關係及其價值，也是有幫助的。

中國政治史甚發達而社會生活史料較欠缺，明清小說是了解當時社會的重要材料。豔情小說除了提供當時一般社會生活史料外，又特別反映了當時的性風俗、性心理等，爲後人研究此一時期的性文化提供豐富的資料。近年國內外興起性文化研究熱，注意發掘歷代房中著作，目前除考古所獲得資料外，又從醫部整理出不少房中著述，有人還注意到道家和佛家的有關作品，但對明清豔情小說中之資料所知無多。本叢書不單保存了一些房中理論，更重要的是記錄了許

多此方面的具體例證，展現了明清兩代多采多姿的性文化活動。在世界豔情文學史中，中國豔情小說有很特出的地位。比較西洋豔情小說，中國小說起源早，類型多，表現出一種比較健康自然的性觀念，和西洋處在宗教強大壓力下的反抗性的豔情小說，所表現的被扭曲的性觀念大異其趣。日本的豔情小說，則是從翻譯到模仿明清豔情小說再發展出來的。本叢書的出版，不僅有助於我們研究中國豔情文學，亦爲世界豔情文學的比較研究，奠定堅實的基礎。

豔情小說或被稱爲風流小說、猥褻小說、穢褻小說、淫蕩小說等，諸家所指內容各不相同。本叢書所收乃是專以敍寫性愛或以敍寫性愛爲重點之一的小說。《天緣奇遇》、《三妙傳》等文言中篇，《空空幻》、《都是幻》等白話小說，皆以敍寫男歡女愛爲主，因直接的性愛描寫較少，故不選入本叢書中。有些書如《三續金瓶梅》、《梧桐影》等，雖亦未有大量直接的性描寫，然前者爲《金瓶梅》續書，屬《金瓶梅》系列之一；後者爲《肉蒲團》仿作，皆有助於全面了解此類著作，故亦收入。《情海緣》、《歡喜緣》兩書，雖爲民國時期所編，但因雜抄自明清豔情小說，故亦收入供比較研究。本叢書亦收入日本漢文豔情小說數種爲附錄，此類資料不多，但亦有參考價值。

西方漢學界較早注意中國性文化研究，五、六十年代，高羅佩就已寫出《中國古代房內考》及《秘戲圖考》兩書。隨著社會開放，性禁忌被打破，中國性文化亦成漢學家注意的焦點之一，豔情小說自然受到重視。有些豔情小說如《如意君傳》、《癡婆子傳》、《金瓶梅》、《肉蒲團》、《繡榻野史》等，皆有多種外文譯本。若干學者且寫出豔情小說的論文。本叢書的編輯顧問，都是研究中國古代小說的權威，無論在資料蒐集翻譯和研究方面，都是出色當行。雷威安的法譯全

本《金瓶梅》，韓南的英譯《肉蒲團》都得到漢學界的讚許。但因爲中國豔情小說資料未經全面整理，不論是翻譯還是研究，都只是使用有限的資料。缺乏好的校勘本，自然不能希望有完好的翻譯本；缺乏全面的資料，亦難苛求出現原創性的論文。這套書將過去被禁毀最慘烈、流散在世界各地的明清豔情小說，鉅細靡遺，盡數收集，經過校勘整理，匯爲一編，這是研究明清豔情小說的堅實基礎。明清豔情小說之欣賞、翻譯和研究都可開始了，我們期待著高水準的翻譯和傑出的研究成果。

陳慶浩

一九九四年八月於台北

《思無邪滙寶》編輯凡例

一、版本　廣收現存各種版本，了解各版本間之關係，比較其價值，並以最初或最優版本爲底本。

二、文字一般按底本錄入；底本有誤時據別本校改者皆出校記。底本不誤而別本文字可供參考者亦酌量錄入校記。

三、俗體字、簡體字不引起誤會者一般依正體錄入；可能引起誤會者則用校勘符號標出或於校記說明，必要時於出版說明統一交代。

四、本叢書一律以「。」號斷句，原書各種符號皆取消。句讀基本依原書；原書句讀有誤時改正，不一一說明。原書無句讀者補入。

五、校勘符號：

(1)原書誤字誤詞應改正者，於該字或該詞後用（ ）標示。

(2)原書文字衍出應刪去者，用〈 〉標出。

(3)原書缺去應補入文字用〔 〕標出。

(4)原書文字漶漫者逐字以□號標出。

(5)原書文字缺去者逐字以○號標出；數量不明者於校記中說明。

六、書影　所用各版本之扉頁、所有插圖、首回首頁、印記及其他有助了解版本特徵者皆

收；序跋則依其重要性收錄，或全收，或只收首末頁。

七、各書皆有出版說明，述故事梗概，介紹作者資料，記版本情況及校勘有關事項。

八、附錄　各書後人序跋及有助於了解該書之資料，皆酌量附錄入書中供參考。

思無邪滙寶 ㊇肆 册

目錄

思無邪滙寶 拾肆 册／陳慶浩・王秋桂 主編

「一片情」

清・「不題撰人」

《一片情》出版說明

《一片情》是清初短篇小說集，現知有下列兩種版本：

㈠携仙序刊本　存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雙紅堂文庫，書前扉頁有雙紅堂文庫原主人長澤規矩也氏的日文題記，現據黃霖〈試論《一片情》〉（《社會科學戰線》一九九三年第二期，頁二五〇—二五五）中譯，轉引如下：

> 此書予於千葉文庫觀之，並加著錄，孫氏即據予之著錄。千葉文庫售出後，予初百計覓之不得，後終獲全書。據書中所記，知是順治刊本。儘管有書名，但圖像闕如。又見目次，不知十四回是否完結。《小說字彙》著錄。內容全屬春書一類。

此本有〈序〉，署「沛國携仙題於西湖舟次」，有「一段雲」陰文圓章及「好德堂印」陽文方章。次「新鐫繡像小說一片情目次」，分四卷，第一至第三卷各四回，第四卷二回，共十四回。每卷目錄佔一葉，首行題「新鐫繡像小說一片情目次」，末行題「新鐫一片情目次〇卷終」，「〇」爲卷次（今排印時合爲一目，刪去二、三、四卷首行及每卷末行）。正文首葉首行作「新鐫繡像小說一片情卷之一」，次行回次，三行回目。其他各卷首回形式相同。非各卷首回之各回不標書名卷次，首行爲回次，次行爲回目。序、目次及正文皆四週雙欄，版心單魚尾，上爲該回回目前三字，下回次、葉次。半葉八行，行十八字。此本無批，只有少量行中批註，皆註明讀音，是作者手筆。全書刊刻精好，唯若干處文字磨損。此書不避天啓、崇禎諱字「由」、「檢」，亦不

避康熙諱字「玄」，可推知爲順治年間刊刻。北京中華書局《古本小説叢刊》第三輯收此書影印本。

㈡嘯花軒刊本　存北京中央美術學院。扉頁分三欄，右欄上方題「奇閲快覽」，中欄作「一片情」，左欄下方題「嘯花軒藏板」。次頁爲「新鐫小説目次」，共九回。正文首葉首行亦作「新鐫小説」，次回次、回目。正文半葉九行，行二十字，此本只殘存第一至第三回，第三回缺首葉。據目錄，嘯花軒本的九回相當於摛仙序刊本之第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二回。可視爲摛仙序刊本之選本。此本刊刻多誤，以目錄而論，將「送老」誤作「從老」，「奇彦生」誤作「奇奇生」，可證爲後刊本，無甚校勘價值。

此次整理，選用摛仙序刊本，依例校勘。該本俗體、簡體、異體字甚多，如「瞅」作「瞅」，「賴」作「頼」，「逕」作「竟」，「舔」作「咶」，「酥」作「蘇」，「爬」作「跁」，「戴」作「帶」，「吵」作「炒」，「緞」作「段」，「燃」作「然」，「罐」作「礶」，「齣」作「出」，「擱」作「閣」，「娶」作「取」，「匾」作「扁」，「髒」作「臢」，「掉」作「吊」，「樁」作「粧」或「庄」，「夠」作「勾」或「彀」，「睬」作「採」或「采」，「稀」或作「希」，「扭」或作「紐」，「桌」或作「棹」，「晨」或作「辰」，「捨」或作「舍」，「擦」或作「揸」，「哩」或作「裡」，「嘻」或作「嬉」，而且「鍾」、「鐘」不分，「喏」、「偌」不分，「到」、「倒」不分，「撒」、「洒」不分，「衝」、「沖」不分，「勾」、「拘」不分，「跟」、「根」不分，「競」、「兢」不分，「揚」、「楊」不分，「簫」、「蕭」不分，「經」、「徑」不分，「楊」、「揚」不分，「撞」、「揰」不分，「摟」、「樓」不分，「椿」、「樁」不分，「啞」、「瘂」不分，「脹」、「漲」不分，「震」、「振」不分，「兒」、「見」不分，「拆」、「折」

不分，「已」、「以」不分，「悄」、「俏」不分，「筋」、「觔」不分，「贏」、「羸」不分，「拷」、「栲」不分，「賠」、「陪」、「倍」不分。偏旁連寫的情況也不少，如「沙吒利」作「沙吒唎」，「賭博」作「賭賻」，「響亮」作「响喨」，「姻緣」作「姻嫁」等；以及慣用語詞如「標致」作「嫖緻」，「狠命」作「恨命」，「晦氣」作「悔氣」，「碼頭」作「馬頭」，「伺候」作「次候」，「啊唷」作「阿育」，「寂寞」作「寂莫」，「原來」作「元來」，「惺眼矇朧」作「星眼朦朧」，「為何」或作「謂何」，「故意」或作「固意」，「便宜」或作「便意」，「嫡親」或作「的親」或作「滴親」之類，均依文義逕改，不另一一說明。

上文指出擣仙序刊本《一片情》刻於順治年間，就內容來看，《一片情》亦是順治年間的作品。本書第十二回〈小鬼頭苦死風流〉述「弘光南都御極，欽元監看出太陰星照在浙江」，奉旨到杭州選淑女引發的故事。據計六奇（一六二二—一六八七後）《明季南略》卷二〈詔選淑女〉條所記，甲申（順治元年，一六四四）十月十二日，「贊周訪選淑女於杭州」。民間擾動，緊急婚嫁，才造成了故事中男女年齡極不相配的婚姻，乃有偷情及雙方家長告到官府之事。書中謂「至今此案未結」，知寫作於順治二年或稍後。黃霖據此事「以及書中觸處皆是的杭州一帶的吳語方言」，以為「作者當為杭州一帶人」。又謂「當時活躍在杭州，又喜涉穢語的短篇小說家如《歡喜冤家》的作者高一葦、《無聲戲》、《十二樓》、《肉蒲團》的作者李漁等都可成為懷疑的對象。尤其如《歡喜冤家》卷首『西湖漁隱』所作的敍言云『人情以一字適合，片語投機』云云與《一片情》的題名似乎大有干係；而《一片情》的〈序〉作者『擣仙』又有可能是為《巧團圓》作序的李漁朋友『檮道人』。但細究《一片情》的用語、方言與高一葦、李漁的作品有明顯

的差異。故此書作者究竟是誰，至今難詳。」（參上引文）又《一片情》部分故事，曾被改頭換面，纂入「醒世居士編集」、「樵叟參訂」的短篇小說集《八段錦》中，醉月樓刊本《八段錦》第二、四、五、八段，實爲《一片情》的第十一、二、四、九回，只是改了標題、地點和部分人名而已。

長澤規矩也氏題記指出，日本天明甲辰（一七八四）年出版的《小說字彙》引用書目中有《一片情》。道光十八年（一八三八）蘇郡設局收毀淫書目、道光二十四年（一八四四）浙江湖州知府禁淫詞小說書目、同治七年（一八六八）江蘇巡撫丁日昌查禁淫詞小說書目，皆著錄《一片情》兼及《八段錦》。

＊　＊　＊

《一片情》各回故事梗概如下：

第一回：溪南望六老富翁符成娶黃花閨女新玉爲妾，不能滿其慾，新玉乃與近村後生燕輕通。事發，家人符助扠死燕輕，又軟禁新玉，新玉悶成病，半年而亡。

第二回：湖州南柵頭邵瞎子以卜卦發家，娶少女杜羞月爲妻。羞月與間壁小夥子杜雲通，終爲瞎子捉着，鄰里勸邵瞎休妻，杜雲遂湊幾兩錢向邵瞎討羞月，並遁去他坊居住。

第三回：廬州府霍山縣僧六和看上寡婦羅氏，由其姑娘肖花嘴設計，逼羅氏與六和之男寵桂香成親而實與六和同居。婚後，六和又看上鄰婦馮炎妻。馮炎夫婦同情桂香、羅氏之遭遇，乃同設計勒索六和財產，四人同逃去嘉興。六和再以辟穀術騙錢，爲常州太守發覺杖死。

第四回：徽州府休寧縣程生生與叔侔義至北京貨賣，娶赤大姑爲妾。二年後生生窮病，赤

大姑乃與其妹二姑同謀，擬輪流引誘令生生死於床事。計爲生生所知，乃與倅義合作破解之，並休去大姑。到湖廣作生意。十餘年後賺數千金，並於蘇州遇到其父程垌及子潤兒。

第五回：北京牛參將督兵北上，留妾如花於僚友處。如花愛隔鄰徐喜哥俊雅，爲其弟醜奴兒所覺，假爲喜哥與如花通。如花亦喜醜奴兒之壯健，與其婢影兒同通徐家兄弟。後牛參將回來搬取家眷，四人恩情遂絶。

第六回：郟浦廣福佞佛，妻麻氏年已望五，淫蕩，女佛喜十五歲，甚漂亮，麻氏乃以佛喜爲餌，謂想得佛喜者需先令彼滿意。有後生闕盈、向尚與麻氏比試，不得過關。紅家兄弟三人長相相同，以車輪戰術令麻氏癱瘓，紅大終得親近佛喜，才發覺彼爲石女。

第七回：寧波谷新出外爲商，留下寡母弘氏伴妻勝兒。弘氏帶勝兒至報恩寺聽經，遇後生溫柔，雙方有意。溫柔央老官活無常設法。乃佯言谷新有病，誘弘氏帶勝兒至活無常家夜聽神諭，溫柔得與勝兒通。事爲弘氏所覺。後谷新回，弘氏告知一切，半月後勝兒暴病死。官府搜活無常家，發現其於地道上裝缸假神諭，乃將彼與溫柔亂棍打死。

第八回：鄔子鎮仰恭娶妻水氏。仰恭性無能。近鄰有待詔賈空，本錢雄厚，先與仰恭鄰婦通，又借鄰婦樓上挖通勾引水氏。事爲賈空妻楊氏所知，告仰恭。仰恭乃趁兩人通姦之時砍死賈空及水氏，砍下兩人頭與衆鄰押鄰婦見官得賞。

第九回：沛縣善里席家兄弟三人娶妻索氏、余氏、丁氏，索氏生一子四歲。三兄弟相繼而亡，遺下寡母妻小。三婦誓不再嫁。然遇一後生強仕，三人皆與通。事爲寡母所知，遣嫁。三婦及強仕均不得善終。

第十回：肥水奇英字彥生年方弱冠，風流瀟灑而娶一醜妻。一日至梅村遇利家娘子甚消魂，乃央同學滑仁安排，先通酒店婦，再由該婦引利家娘子。晚間赴約，誤與滑仁兩個姐姐通。利家娘子候奇英不至，悔悟，拒與再見。

第十一回：南直隸府城内糊塗巷有羊車，娶妻郎氏。羊甚懼內。有友巴高、箕遠、苟完。苟母諸氏孀居，與巴高通，爲鄰居捉姦。羊車爲調解。郎氏看上巴高，約通，爲箕遠所阻。乃至諸氏家，亦不能如願。遂與諸氏扮男裝租河房下燈船與巴高通。箕遠告羊車捉姦，羊反爲郎氏搶白。羊設計誣巴高爲盜下獄死。

第十二回：弘光御極到杭州選淑女，民間紛紛嫁女。寧海殷富嫁十八、九歲女掌珍給一十二、三歲孩童畢達。畢達同窗友瞿雪十八歲娶十一、二歲妻。瞿雪假爲畢達通掌珍。事發，瞿雪外逃，殷家畢家皆告到官。

第十三回：萬曆年間福州府福清縣書生謀天成與同里鳳竹師友相交。鳳竹中進士授南昌府理刑廳。天成在鄉與午慕泉女愛姑成婚。武寧縣鄉紳霍晉爲女任娘選壻，鳳竹推薦天成。愛姑因家窮，願天成與任娘成婚，乃改稱爲天成妹，隨往。婚後，任娘知愛姑事，遂與愛姑姊妹稱。後霍晉亦諒解天成所爲。霍死後，天成又接午慕泉至家。

第十四回：鎮江府丹徒縣裁縫俞木娶妻呂阿巧。俞木年近半百，又嗜酒，阿巧淫，與其徒弟臘梨通。後俞木收新徒弟戈利，阿巧又與通而棄臘梨。臘梨乃設計使俞木發現阿巧戈利姦情而趕走戈利。爲討好阿巧又時讓戈利與通。後又教唆俞木捉姦殺阿巧。戈利逃走，俞木因事由臘梨而起乃殺之。以殺姦夫淫婦請賞。戈利聞此事，受驚病亡。

序

予偶閱[illegible]尼情説。而深有得乎。作者。之。心伊何心哉。彼見夫豔

一片情序首頁

歟。

沛國摶仙題於西湖舟次





一片情序末頁

新鐫繡像小說一片情 卷之一

第一回

饞雲眼睹藏箱底

詩曰

古來好色體如天、
祇笑衰翁不自閑、
頓使芳心隨蝶亂、
空將畵閣鎖嬋娟、

此書ハよる某文學ニ之を載せ、以右錄、孫氏は予
の著錄によらず。よ某文學の手書來、予百方
せさるを見出し得ず、再來の時後構會を求め
最に於し、特ニ所有者に〔?〕しで之を獲たり。
書中に順治刊本なることを知るべき文あり。

書名より見てもと同様なりしならん（春畫有
るべし）又、目次より見、十の回數にて完結す
や否やも明ならず。　　小說字彙著錄

内容全く未詳なり

一片情長澤規矩也題記

序

予偶閱一片情說。而深有得乎作者之心。伊何心哉。彼見夫世之鍾情者。汩而不返也。迷而不悟也。沈而不醒也。蕩而不節也。滔滔而不知止也。芒芒而不知歸也。如食之甘口。如衣之適體。如花之娛目。如酒之醉心。更如奇珍異玩之怡神悅志。而隋珠趙璧之易肺滌腸。問其即焉而於衷無染。觸焉而於意無係。停焉而於目無礙。過焉而於心無着。任其來。任其去。任其變幻。任其瀰漫。任其奇麗。任其炫耀。視爲太空之浮影。等爲山岫之幻跡。而絕無留戀者。幾人哉。此一片情所爲作也。但惜作者不諷人以正而諷人以邪。豈正之感人緩。不若邪之感人深。使其目擊利害之說。風波之險。變故之奇。翻覆之捷。強之不可。撓之不能。從而警心剔目焉。其得書之益。寧有既乎。予閱之而不忍默。特爲之說。以風世之觀雲者。當有得於斯歟。

沛國樗仙題於西湖舟次

校記

❶ 原書次行有「一段雲」陰文圓章和「好德堂印」陽文方章各一枚。

新鐫繡像小說一片情目次

卷之一

卷之二

新鐫繡像小說一片情卷之一

第一回　鑽雲眼暗藏箱底

詩曰

古來好色膽如天。　祇笑衰翁不自聞。
頓使芳心隨蝶亂。　空將畫閣鎖嬋娟。

這首詩。單道老人家。不可容留少艾在身邊。男情女慾。總是一般的。而女猶甚。以少配少。若有風流俊俏的勾引。還要被他奪了心去。而況以老配少。既不遂其歡心。又不飽其慾念。小則淫奔。大則蠱毒。此理勢之必然。話說溪南有個大樹村。村中有一老。名符成。向來原是溫飽的。到了此老手裡。收絲棧米。賺了萬餘家業。終日營營。只在利上着神。兒女分中。不曾討得一個。雖娶妾數人。却也古怪。半個男女不生。及至嫁了

到別家。都生男育女起來。此皆符成做人殘忍。刻種成家。天使符成無後。到了望六光景。一日。符成在田邊看田。見一老人攜一小童走來。及當面一看。乃是舊識。叫做邊好。符成問道。此孩子是誰。邊好道。是小兒。符成駭道。老兄向來無子。有甚法兒得來。邊好道。有甚法兒。我與你雖過半百。老當亦(益)壯。天不絕人。娶個妾婢。自然生出兒女來。況你小我兩歲。何患生不出子來。快尋個標致的娘母來。不可錯過。符成感謝。別了回家。忙喚媒婆。搜求美女。遂尋了北山頭新家的女兒。叫名新玉。女家貪慕符成財帛。把個如花摘下來的女兒。奉承符成爲妾。將這風流種葬送了。詩曰。

無限嬌羞玉不如。　風流肯讓別人殊。
重垣縱使千般鎖。　難鎖芳心欲寄書。

却說符成娶了新玉過門。見了這如花似玉的女人。不覺滿心歡喜。曲

意奉承。十分努力。新玉原是眞黃花女兒。此時情竇未開。趣味未諳。胡亂混過滿月。不料符成這一月。多搬搬火。身上添上好幾樁病起來。看看來不得了。你道那幾樁病。

第一件。耳中蟬鳴鴉噪。

第二件。眼中流淚昏花。

第三件。鼻中不時洟涕。

第四件。嗓中痰瑞交加。

第五件。膝中酸疼若醋。

第六件。臀中洩氣如麻。

符成有了這幾樁病在身上。那髩髩就如鼻涕相似。如何幹得這個營生。新玉過了月餘。被此老以乾功夫越挑撥得〈新玉〉春心繚亂。一日新玉去摸符成的玉莖。就如綿搭絮一般。符成笑道。看你的造化。弄

得硬麼。那新玉情與如火。百般搓弄。忽符成道。好了。如今硬朗起來了。你快拿開手。待我來。便眠在新玉的身上。將膫子一突。不料這東西折轉一半。在上疊個不了。新玉啐道。我裡邊一毫也不見進來。你還在上邊疊些甚麼。符成自覺沒趣。只得扒將下來道。我南山有園。北村有屋。東邊有田。西邊有蕩。我與你儘好過日。新玉罵道。老皺入的。自古道得好。家有千貫。不如入進分文。符成笑道。你這丫頭。笑我沒用。這兩日連戰疲了。我養精蓄粹(鋭)兩日。你還要討饒哩。新玉做鬼臉道。嘐。(音倏)是此後新玉情竇既開。趣味已諳。見了俊俏後生。恨不得一口水呑他下肚。同着此老。不由他不唾罵媒人。怨恨爹媽。嘆息命薄之苦。詞曰。

家住北村山底。生來二八妖嬈。爹娘見識沒分毫。誤配龍鍾一老。晝夜鼾呼圖睡。婆娑曲背駝腰。痰喘唾沫甚腥臊。惜玉憐香那曉。

右調西江月

却說那一村。婦女皆以打綿線爲活計。偶一日。新玉拿了這綿線扠兒。來到東廂房坐下。這間房兒遶着。

一灣流水。幾樹垂楊。

鳥啼花笑。幽閒靜芳。

且行人稀少。非耽幽愛靜之士。不向這邊走。新玉常常來此。以爲消遣悶懷之所。一日也是合當有事。近村有一後生。姓燕名輕。乃是一個游浪子弟。見了人家婦女。莫說姿容艷冶。就是有一二分顏色的。都要刮他到手。故人上取他個混名。叫做鑽雲眼。這日打從房廊下經過。一見新玉。吃了一驚。新玉見人走響。擡頭一看。見了燕輕。也吃一驚。彼此就是瞅蛋的一般。一眼訂(釘)着。目不轉睛。兩人正看得熱鬧。只聽內邊咳嗽響。新玉便立轉了身。腰門響處。摸出個符成來。燕輕遠遠回顧。知

是符成。暗道。此老甚時討這雌兒。老兒老兒。不是我燕輕笑你。這竊玉偎香的事。不是你老人家幹的。看那小娘子。一眼恨不得瞧殺了俺。且再踅轉去討個地頭好尋官做。仍舊復將轉來。却是那人不在。燕輕瞧一個空。便跌足道。我適才不曾唱個肥喏。通個姓名。叫那嬌滴滴的心肝。從何處想起。且向前邊柳陰下少坐片時。待他出來再作理會。於是向柳樹下去等。詩曰。

陡見佳人便欲親。巫山思縱楚王身。
枝頭鳥語如相識。也憾狂夫恁毒情。

却說新玉雖走了進去。心中却費躊躕道。適才那人見了人家女眷。骨頭沒有四兩重的一般。扭揑身軀。賣弄許多風流出來。他心裡不知怎樣過不得在那裡。我正要多瞧他一眼。又被這老厭走將出來。纏了半日。厭死了人。他若有心。必竟還從這裡來。讓我再去瞧他瞧看。於是拿

了綿線扠兒。走出廊房來。東西一顧。不見有人。進內打線消遣。燕輕遠遠望見。急忙踅將過來。見新玉獨自打着綿線。乃向前躬身一揖道。小娘子打得好線。又圓又緊。又光又潤。就是天仙織女打不出這等好綿線來。小子有些。不知小娘子肯與我打麼。那新玉忙起身回禮道。官人又來說笑話了。我自家要紬。聊打應用。怎有閒功夫與別人打。燕輕躬身道。小子眞心羡慕而來。怎說個別人二字。若得小娘子見憐。與我打了穿在身上。就如天仙贈董永的織錦一般。如何忘得恩惠。正說得高興。只聽得裡邊嗑嗒嗑嗒的嗆出來了。只見符成手提茶壺道。惟我知得你的飢渴。特烹一杯。爲你解渴。新玉故意將身一扭道。誰耐煩吃他。符成道。你既不肯吃茶。我與你同到攬欖上去。瞧瞧那樹上的雙雙紫燕。兩兩黃鸝。正像我與你一對兒。扯了新玉同坐在攬欖上。新玉睞他一眼道。你明明是個老柴根。還認做老少年。伴着那醉楊妃做一塊麽。

我有首詩。正與你相合。詩曰。

六十做新郎。殘花入洞房。

聚猶新燕子。健亦病鴛鴦。

戲水全無力。銜泥不上梁。

空煩神女意。爲雨傍高唐。

符成待他說完。便一把摟定道。你這小油嘴。嫌我老麼。我人老性不老。將嘴佈去要親嘴。新玉左支右吾。不肯掇過臉來。符成在他的粉頸上咬了一口。兩個頑了一會。却說那燕輕在樹林中。彷彿見一老一少。在那裡捲一起。儌一起。他便頓足氣道。罷了罷了。這枝花兒纏死了。不覺天晚。見檻上無人。已知二人進去。只得且回家。明早再來。詞曰。

小院嬌紅無數。未許狂蜂輕覷。各自待時來。始向東風齊吐。

莫誤莫誤。最厭枯藤纏住。

右調如夢令

却說那燕輕回家。那裡得睡。巴得窗隙兒稍亮。忙忙起來打扮道。我就在那綿線上做功夫。於是袖了些綿子。帶些錢鈔。一直逕望符家廊下來。不覺來得太早。但見

朱輪猶隱樹。　宿鳥尚依林。
露重草垂砌。　煙深柳掛楹。

燕輕舉頭一看。見窗門未啓。靜悄悄沒個人兒。笑道。來得太早了。只見那狗洞內鑽出一隻狗來。口內銜着一件東西。在那煙霧中甩頭甩腦的顛。燕輕見了。一直趕上前。趕下狗的東西。拿來一看。是一隻繡花的膝褲兒。他便拿起撲一撲。向嘴邊聞一聞。馥鼻薰香。籠在袖裡。乃自道。這件東西。若是這個寃家的。天假其便。姻緣有望了。若是別人的。可不空歡喜麽。只見呀的一聲門響。見個小使兒出來打狗。燕輕向前問道。

小哥。你爲何打狗。那小使道。適才姨娘一隻膝褲。被這刁柸(胚)拖了出來。不知丢在何處。燕輕暗喜道。謝天地。我有進身之階了。好似棉子多。於是仍舊在樹林中張望。却說那新玉已想那人早來。梳粧完。拿了綿線扠兒。出到廊房裡。把四面窗子開了。見四下無人。走到河邊。看那一灣流水滔滔前逝。不隄防燕輕已躡其後。見他容光射人。一時按納不住。暗道

膽大得一半。　膽小得一看。

於是輕脚輕手。向他背後一摟。新玉吃一驚。忙退進檻內道。你這人好不知死。來做甚麼。燕輕便向袖中取出膝褲道。特送還膝褲。新玉笑呢不止道。適才狗拖了我的去。原來是你拖去的。燕輕雙膝跪下道。若做得大娘子家裡狗。也是造化的。新玉道。癡子。做狗有甚造化。燕輕道。朝夕蹲在大娘子繡鞋兒邊。渾身香氣也聞些。如何不是造化。新玉笑道。

不睬你這涎臉。往裡便跑。被燕輕把新玉的袖兜兒扭住。要跑也跑不脫。回身道。冤家。還不快些起來。他就出來了。他若來。你就是死。我曉得你也不要命了。燕輕道。我要應承了才起來。若不應承。我跪到明朝也不起來。新玉道。他若來。你怎麼處呢。燕輕道。我正要他來。死在大娘子跟前。也做風流之鬼。若回家去。今日思明日想。死得沒趣。新玉快以手扯他起來道。快起來。他就出來了。燕輕乘勢將新玉抱住。以嘴貼着新玉的頬腮〔道〕。我的心肝娘。你約個日子。救我一救。新玉道。看得這樣容易。歇半年三個月。來與你個信罷。那燕輕摟緊了新玉道。你害死了人。就是今日晚間我來罷。新玉道。且看你時運。若今日裡邊無事。可以來得。我就折花一枝。揷在後門上。以有花爲號。有花來。無花你斷不可來。牢記牢記。燕輕道。多謝娘行。謹依佳命。於是摟定。連做七八個親親。舔得新玉的頬腮俱濕。就像有一種至味在裡邊的。兩隻腿都酥倒。

聽得裡邊門響。挪移都挪移不動。只得狠命的掙將出來。猶幸得符成出來。還未看見。新玉忙把袖口揩抹嘴邊唾沫。心中就如小鹿兒撞的一般。符成道。爲甚的早膳未吃。就出來閒耍。與你同進去用了再來。燕輕復將轉來。見二人俱已進內。他得了這天大喜信。回家只恨日下得遲。走進走出。如醉如狂。唱個曲兒道。詞曰。

俏冤家。獨立在簷而(兒)下。手撚着綿線扠。細端詳。他亂綰烏雲。斜把這金釵壓。我輕輕摟抱他。我輕輕摟抱他。令人遍體痲。思量怎肯便丢開罷。

右調一江風

却說新玉歸家。好生費想道。那人許了他。豈可辜負他等。着落他在何處好。天花板何如。回想道。上下不便。緩急難掩。見一口絲廚。道。絲廚妙。又想道。不好。倘老厭來取東西。却如之何。見一隻箱子。乃大喜道。物有

偶湊。事有偶然。此箱天然被老鼠咬一大孔。藏在裡邊。又不氣悶。雖神鬼也不知覺。天隨人願。妙極妙極。遂將舊衣騰出。折了枝花。忙向後門揷在板上。只聽晚些行事。詩云。

羞向枯楊集羽翎。　知音原自惜知音。

燈前有約同攜手。　且上秦樓望楚雲。

又早金烏墜下。遠寺鐘鳴。路上行人稀少。那燕輕踅到符家後門邊來。只見門上花枝迎風搖戰。心下便歡喜無比。等了一會。只見那扇門兒若有人動。他便貼將攏去。見已開一條縫。把指頭輕輕彈了兩下。只聽見裡面低低問道。那一個。燕輕知是新玉。便底底(低低)應道。是我。燕輕只見門兒半開。就鑽入去。新玉忙把門兒掩上。擕了燕輕的袖道。隨我來。兩人不走正路。由空屋裡走了好幾個彎。方達臥室。新玉布燕輕的耳道。這裡有個空箱。你且在裡邊蹲一蹲。待我打發了他去。便來陪

你。燕輕道。這箱內如何存身。可不悶死。新玉道。不氣悶的。有個天然洞在上邊。你快進去。恐有人撞見不便。燕輕便把身子鑽入去。新玉把箱子鎖好。還自去了。去不多時。燕輕在箱內。只聽得有人說話響。他便向孔邊側耳聽聲。聞得新玉道。我今日身子不快。你娘房裡歇罷。符成道。我不去。我不去。新玉道。娘的房裡。就是我房裡一般。如何不去。符成笑道。我不要那老物。新玉亦笑道。啐。我又要你這老物。符成大笑道。我的親心。我猶未老。今夜斷然包你爽利。新玉道。我今日實是身子不快。你去那邊歇一宿。明日來罷。符成道。我不睬你。我先去睡。你快來。便脫衣上床。先去睡了。新玉想道。且去打發他上路。省得那人久等。忙忙脫了衣服。吹滅了燈。恐又悶壞了那人。復來開了箱。上床去睡。符成見新玉鑽入被來。摟摟揲揲。把那半硬半軟的東西。塞將入去。弄不上十餘抽。不覺就似鼻涕般軟了。新玉見他不動。搖他搖道。下來罷。那符老作嬌

作癡道。我今夜要在你肚皮上睡這樣一覺兒。把這髩髭養在你的那窠兒裡。新玉道。誰耐煩。將身要顛播他下來。爭奈這老子一把揲緊。死不放鬆。新玉無奈。只得任他睡着。看看見他鼻息兒來得急了。輕輕卸他下來。不敢驚動。又挨了一會。方緩輕輕的鑽出被來。此時燕輕也等得不耐煩。那膫子也硬得不耐煩。那精兒也流得不耐煩。見新玉走下床來。忙就摸去摟定了。極頭極臉。也不顧毯生得高低。只一搗。搗得勢重。把精兒直冒出來。新玉道。你原來也是這樣來得快的。燕輕道。我喉(猴)急了。莫忙。待我來。把個衣服拭淨。將新玉摟緊。連親幾個嘴兒。親得嗚咽有聲。不覺腰間厥物。突然而興。重整雄鋒。將此物一聳進去。只見新玉的家伙緊固固火熱的。那燕輕滿身酥快。提進提出。正在興頭上。只聽見符老一個翻身。要夜壺。新玉只得放出了。遞夜壺。又等接了道。你睡。我肚裡痛得慌。我還要解一解來。復又兩人摟將攏來。重入

進去。抽不上數十抽。符老又道。姨娘。你坐了這半日。不要冷了。我起來拿件衣服與你。新玉聽得響動。連忙推開了道。我來了。你不必起來。於是復納了火。上床同睡。那符成把隻手去摸新玉的肚皮道。不痛了麼。復又摸到彼處。笑道。還是濕的。正是。

名花已着他風雨。　可笑東君尚不知。

却說那符老醒後。再睡不着。白嘈白嘈的。把家務事說個不了。急得新玉的竅兒裡。如千萬個螞蟻在裡面鑽得癢不可當。急得這燕輕好似那酒鬼。纔吞得三五盞。望不見酒到。叫他的膫子硬了軟。軟了硬。看看已敲五更。符成方纔沈沈睡去。新玉見他睡熟了。輕輕挨下床來。摸到箱邊。燕輕却倒在櫈上。見新玉來摸。忙跳起身。一把抱住。將此物入將進去。這回眞個好殺。一往一來。一起一倒。用了一部老力。約有千餘抽光景。直弄得。

倒流三峽水。　滿溢巫山雲。

兩情委的歡暢。方纔歇手。早雞兒唱了。新玉道。天將明。你仍在箱內一坐。我打發老厭去了。來送你。願郎君無忘賤妾此情。不妨頻來。莫教人懸望。燕輕道。不須囑付。管不教大娘子脫空。說畢。仍向箱內去坐。新玉復來床上睡了。不多時。天隱隱有些亮光。符成起來。分付人落田。新玉亦起來。趁早送燕輕從後門去了。做得甚是隱秀。有詩云。

不藏衣飾却藏人。　這個機謀忒恁新。
堪笑情郎無見識。　如存洞底假吞聲。

却說那符成。終日忙忙爲利。那有閒暇肚腸去時刻防奸。新玉趁空。未至天晚。就折花揷在後門之上。燕輕趱來。見花滿心歡喜。同新玉引進臥房。還如向法。鎖在箱內。只見符成天暮叫丫鬟掇了四碗餚饌。兩注子酒。到新玉房來道。我日間忙了一日。至晚纔有功夫。今見此新月。不

可不同新玉共賞。聊酌一杯。休負此興。新玉道。我昨夜被你攪了半夜。至今肚中還是疼的。有甚心情與你閒戲。只見那丫鬟已將酒饌擺在桌上。新玉道。酒且權放在此。倘我略好些。獨酌一盃。你今日且到別處順溜。老子搖頭不肯。新玉用盡平生之力。將符老一推。直推出門。他便關了房門。停一會。開箱放燕輕出來。乘着這新月。併肩疊股而坐。列着現成餚饌。一遞一口□酒。燕輕撫摩新玉的嫩乳酥胸。月下更顯得潔白可愛。遂將新玉褲兒褪將下來。新玉坐在燕輕身上。將此物套將進去。左右揉擦。漸漸沒根至腦。止存二卵在外。擦得那新玉一陣一陣熱水出來。以手捧定燕輕的臉。以嘴偌着燕輕的嘴道。我的親親。天生這般大的行貨子。差不多項到奴的心裡了。你不信把手摸摸看。燕輕道。你與符老亦有此樂否。新玉道。還要提他起來。若不遇你。可不誤我一生。只道男女不過大略如此。如今纔識裙帶之下有如此樂境。那燕輕

說得動興。便摟新玉按倒床上。新玉的牝戶又緊又暖。那燕輕提出至首。復送至根。就如拔樹根一般。只聽得刮嗒的一片一聲怪響。不料那符成已去。丫鬟思量收些殘羹剩骨。在門前悄悄的等。子午卯酉。看得十分親切。不敢驚動。遂通知同夥丫鬟。併家人媳婦。都來竊聽。他兩人還在房湧湧(踴踴)躍躍。入得發風。不覺吹到上房。符成的妻子喚來訊問其細。衆口一般。都是親眼見的。遂與符成知道。符成道。罷罷。這都我自不是。但此事如糞窖一般。越掏越臭。我自有法。遂將新玉房中衣箱床帳。盡移在上房。把床來丁字鋪了。又將新玉房兒封鎖。把各處廊房一概塞斷。只留正路出入。方喚新玉分付道。你做得好事。我養你的廉恥不言。從今不許半步出門。只在娘房裡做些生活。若犯了我。你休想再生。新玉自知漏洩。不敢聲張。忍氣吞聲。暗自氣苦。却說那燕輕連來數次。不見門上有花。便只管向門上偷覷。早驚動了一個剛狠家人。

名喚符助。乃對符成道。那人日逐還來。不時張望。小人氣忿不過。欲待結果了他。未得家長之命。不敢動手。請問。符成道。只要做得乾淨。我亦痛快。難道倒容得他麼。符助遂回房。取了扠魚的五股扠。在後門等候。早不知死的燕輕熱血搭心。又走將來探頭探腦在後門口等。不妨(防)這符助提扠在黑暗處。當心一扠。嗚呼哀哉。跌倒在地。那符助有力。兩手提起死屍。向東邊田內。將些柴草。拿升黃豆。在那沒人煙的所在。一煉成灰。影跡俱無了。新玉亦悶成病。半年而亡。總是符成老年人。日暮途窮。自保不暇。娶此美妾。以招罪孽。有遠見者。當首肯此篇。詩云。

休想枯林藏彩鳳。　漫思昏眼看嬌花。
省將扁鑰重重閉。　何慮崑崙盜法佳。

第二回　邵瞎子近聽淫聲

詩曰

人世姻緣亦最奇。變無爲有甚難期。
饒伊防禦千般巧。早出重垣向別啼。

這首詩。單表人的姻緣。有個定數。由今看了。其數雖不可逃。而其中變幻又不可測。明明是我的妻子。偶起一個風波却失去了。明明不是我的妻子。偶湊一個機關却又得了。以至於離而合。合而離。難以髮舉。因

話說湖州府有個南栅頭。亦是一個小鎭。中有百十數人家。內有一瞽者。姓邵。起課最神。遠近皆來問卜。卜去無有不驗。因此人加他個號。叫做賽康節。每日之間。最沒生意。也有兩餘。附近一個杜家。見他生意兒好。把個女兒叫做羞月。與他爲配。不知那羞月極伶極俐。如何肯嫁這

瞎子。迫於父母的主意。沒奈何。而心下實鬱鬱不樂。賽康節自得了這老婆。眼雖不見。聽得人喝采道。好個娘子。他愛惜得勝如金寶。只去溫存老婆。把生意都丟冷了。間有些人來問卜。亦不甚靈驗。十分中只好一二分生意。還有好笑處。正在那裡起課。想着老婆。竟摸了進來。罰人在外邊等着。就喚他亦任你喚。不肯就出來。因此生意更不濟了。詩曰。

祇貪恩愛好。　那顧利名高。
始信無鋒刃。　教人骨髓焦。

看官。你道那邵瞎只管摸進來。却是爲何。他耳朶裡聞得。說是瞎子的老婆沒有個不養漢的。他惟恐妻做這樣事。故不時摸將進來。適一日。羞月在竈下燒火。邵瞎走進房來。向床邊一摸。不見。又向馬桶邊一摸。又不見。復又摸到吃飯桌邊。也不見人。道。呀。娘的在那裡。羞月對他一啐道。呸。你只管尋我做甚。邵瞎道。我聞得像有脚步響。羞月道。我臥房

裡那個敢來。那(邵)瞎道。像有人說話響。羞月道。啐。着鬼的。人影也沒有。說恁般話。你不要癡。我這個老婆。不是這樣人。你錯用了心。不是我誇口說。我不要養漢。若要養漢。莫說你一個瞎子。再添幾個瞎子也照管我不來。邵瞎笑道。我問得一句。就認起眞來。依舊摸了出去。

只因一點水。　惹起萬波濤。

却好間壁有個小夥子叫做杜雲。揷號又叫做火裡焰。怎麼叫做火裡焰。這杜雲到處出熱。凡人央他。極冰冷的事。有了他。就火滾熱起來。故人上取他混名。叫做火裡焰。他與邵家一壁之隔。邵瞎因沒了眼目。一應家下所用的。都相煩他。遂做了通家弟兄。一般羞月叫他做叔叔。他叫羞月做嫂嫂。穿房入戶。不以爲意。亦偶在廚下整飯。聞得這說話。道。嫂嫂說得好話兒。怪不得我走那邊去。他頻頻把眼兒睃我。我因好弟兄。不敢舉意。這般看起來。我不要做了癡子。把一塊好羊肉。倒丟在別

人口裡。等我去混他一混着。竟悄悄走進羞月的臥房來。却值羞月正坐在出桶上。見杜雲走來。忙把裙兒將粉揑的屁股遮好。杜雲笑嘻嘻道。嫂嫂解手呵。袖內摸出一張草紙來。雙手兒遞過去道。嫂嫂。頭一張不要錢。羞月劈手打落道。叔叔。這事你做的麼。還不快走。杜雲應一聲道。嗄。就走。走回家來。想道。更有光景。口兒裡雖是這般硬。一雙眼兒直送我出房來。且莫要忙。明日少不得要央我。那時隨機應變罷。到了明日。羞月果在隔壁叫道。杜叔叔。要央你一央。杜雲聽得喚他。早酥麻了三四分。忙應道。來了來了。急急的跑過來道。嫂嫂要做甚的。羞月笑道。昨夜言語唐突。叔叔莫要着惱。杜雲道。怎敢着惱。嫂嫂就是再掌我幾個嘴巴。亦不敢惱。側了那臉。歪過去道。嫂嫂。試一下看。羞月笑道。有手也不打你這涎臉。與你說正經話。你哥哥這會忙。有包碎銀子。煩你去煎一煎。杜雲道。當得效勞。接着銀就往外邊去了。詩云。

非郎苦戀花。　花有迎郎意。

因動折花心。　繾綣不忍棄。

不說杜雲去煎銀。且說羞月看那杜雲去了。嘆口氣道。我前世甚的孽債。今世遭逢了這樣的丈夫。多承杜叔叔在此走動。我看了他愈傷我心。幾回按納不了。把眼兒去送情。那人全然不解。陡地昨日進房來。好生戲謔我。假意兒說他幾聲。心下甚是懊悔。故今日又喚他來安慰他。他又放出許多媚臉兒來。叫我心下怎的不熱。怎的不想。縱欲與他一塊。你看這淺房窄戶。且那賭物又毒。半刻不肯放鬆。這事活活將人害殺。歎了一口氣。就靠在那桌兒上。不一會杜雲煎了銀子。竟奔到羞月房裡來。見他隱几而臥。輕輕把隻手去摸他的奶。摸了這隻。又去摸那隻。羞月只道是賭子摸慣的。不以爲意。杜雲見他不問。又把個嘴兒貼到羞月嘴邊去。把個舌頭撈一撈。羞月把頭一扭。却看見杜雲。忙道。叔

叔。難爲你。只見那布簾外。摸一個瞎子道。難爲叔叔。快燒鍾茶與他吃。杜雲道。自家弟兄。怎說個難爲兩個字。不消茶。辭別回家。不勝歡喜道。今朝趣得極。你看我舌頭兒這回還是香的。好了。這事有七八分光景了。乃是暗笑道。這賊瞎錯接得頭妙。詩云。

爲着佳人死也甘。　只圖錦帳戰情酣。
致教踏破巫山路。　肯使朝雲獨倚欄。

却說羞月見杜雲去了。心下亦着忙道。還好哩。我不曾喊出甚的。只說得難爲你三個字。幸而瞎子纏到別處去。還好遮掩。若再開口。可不斷送我杜叔叔麼。但這寃家也膽大得緊。竟來摸我的奶。又來親我的嘴。若是我睡熟在床上。連那營生也幹了去。寃家。你空使了心。這瞎子好不利害。如密篋箕。一會也不容你寬轉。莫道我不肯。就肯了。那搭兒是戲場。我看他怎的下手。一頭想。一頭把隻脚兒來纏。適杜雲走來。見地

下一隻紅繡鞋兒。忙拾了道。嫂嫂好小脚兒。宛似那。

新荷初出水。　三寸小金蓮。

羞月道。羞人答答的。拏來還我。杜雲就雙膝跪下。把隻鞋兒頂在頭上道。嫂嫂。鞋兒奉上。羞月一笑來搶。杜雲就乘勢攔腰一摟。正要伸手去扯褲兒。只聽得門響。邵瞎已進來了。杜雲慌忙放了手。把身往地下一倒。如狗爬了數步。閃到後窗。輕輕跳出窗外。向羞月殺個雞兒。搖手討饒。只見那(邵)瞎問道。娘的和誰笑。羞月道。我自笑。邵瞎道。爲恁的笑。羞月道。我又不着鬼迷。你只管走進走出。豈不好笑。邵瞎亦笑道。今日沒生意。我丟你不下。來陪你。一屁股就羞月身邊坐下。杜雲見話兒支吾過了。始放心踅回家來。恨道。再遲一會兒進來。已被我上鈎了。吃這天殺的撞破。叫我滿肚子火那裡去發洩。好似油煎一般。怎的好。我看嫂嫂十分有情於我。只忌這瞎物。怎得個空隙兒。等我兩人了償心願

纔好。於是坐立不牢。胡思亂想。詩云。

貪着紅裙裡。　恩情萬丈深。
片魂難按住。　夢逐楚雲行。

想了一會道。妙妙。我看見他洗香牝的坐桶。傍着我家壁子。待我挖一個孔兒。先遮好了。聽他洗時。把隻手兒去摸他一把。討個彩頭。看他怎生答應。忙忙去安排停當。側耳聽聲。早聞得傾湯響。杜雲就把遮的去了。對那孔兒張。只見羞月傾了湯。把那褲兒卸下。坐向盆中去洗。杜雲覷得親切。輕輕將隻手兒。向那白鬆鬆的腿兒邊。香噴噴的膭兒內。只一摸。羞月不着意猛的叫一聲道。呀。不好了。邵瞎忙來問道。娘的怎麼。羞月轉一念。曉得是杜雲做作。詐道。好古怪。像有恁的蟲兒在我脚上爬過。邵瞎也丟開了。那羞月的心。倒丟不開。想道。杜叔叔。我豈不愛你。你看這瞎子步步不離。叫我也沒佈擺。只得假硬着。你雖有偷花手段。

亦何由施展。且住。我有一個呆膽大的法。明朝再計較罷。却說那杜雲束了手回去。把這隻手兒聞了又聞。嗅了又嗅。道。這種香。與別的香氣不同。眞是天香。怎叫人不消了魂。明日不到手。我杜雲須索死也。摟了這隻手兒假寐至天明。曉得邵瞎子早晨有生意忙的。傍早鑽入羞月房中去。羞月見了笑道。叔叔好狠心腸。怎下得這般毒手。杜雲就跪下道。嫂嫂可憐。搭救我一搭救。羞月道。我不是沒心。那人就進來了。如之奈何。杜雲道。此時生意正忙。有一會兒空。與我略貼貼兒。就死也甘心。羞月見說得動情。也不做聲。杜雲就去鬆了他褲兒。雙手摟上床。忙把那物挿進去。正要抽動。只聽得脚步響。羞月道。不好了。他來了。忙推開。立起身來。一頭繫褲子。一頭走到房門邊立着。叫杜雲快去。杜雲回到家中。那物如筆管直篤篤的。那裡肯倒。又聽了一會。瞎子婆了好一會纔出去。杜雲又踅到窗子邊道。嫂嫂。我來完事罷。羞月道。莫性急。到底

不爽利的。我想一計在此。倒在他面前好。杜雲驚道。怎的在他面前。羞月道。你莫驚。我已想定。你下午來。包你飽餐一頓。有詩云。

慾火熬煎不畏天。　公然覿面恣淫姦。
只因殘疾招人憎。　惹得琵琶過別船。

杜雲半疑半信。挨至下午。踅過來。見邵瞎和羞月一櫈兒坐着。羞月見杜雲來。即對邵瞎道。你去對過櫈上坐坐麼。我要趕隻鞋兒。你坐在這裡凝手凝脚的。邵瞎應一聲。即轉身去睡在那春櫈上。羞月便向杜雲點點頭。杜雲輕輕挨攏來。就在那櫈上。各褪下小衣。緊緊的摟了抽送。抽到百十抽外。裡面有些水來活動。不免隱隱有些響聲。瞎子目雖不見。耳躲(朶)是極聰的。問道。娘的恁麼響。羞月道。沒甚麼響。邵瞎道。你聽。響呢。羞月道。是老鼠數銅錢響。瞎子道。不是。青天白日。如何得有。杜雲見瞎子問。略又輕緩些。那響亦□□。見瞎子閉了嘴。杜雲又動蕩起

來。此聲比前更響刮起來。邵瞎道。娘的。又響哩。你聽麼。羞月道。不聽得。邵瞎道。你再聽。羞月道。有甚響。你屋裡入秘響。偏你聽得這許多響。杜雲此時住手。響聲不起。邵瞎道。好古怪。此時又不響了。杜雲耐不住。那響聲又發作起來。邵瞎道。又響了。羞月道。我只道是什麼響。原來是狗舔冷粥響。邵瞎道。不像呢。杜雲又住手。停了一會。漸漸又響起來。邵瞎道。明明響得古怪。羞月道。嗄。是貓嚼老鼠響。邵瞎道。非此之謂也。只見那杜雲弄在那緊溜頭上。那裡住得手。那裡顧得響不響。越抽得狠。越響得凶。邵瞎道。好古怪。這響來得近。娘的你再細聽。羞月正在酥麻的田地。含糊答道。是響是響。是隔壁磨豆腐響。邵瞎道。不是不是。這響不像那響。羞月道。你聽麼。架子搖散了。邵瞎道。不是。等我來摸看。於是立起身來。杜雲早已了事閃開。羞月忙去坐在坐桶上。却是響聲已歇了。羞月道。那有甚響。偏你耳朵聽得。邵瞎遂立定了脚。側耳一聽道。如今

不響了。瞎子被他瞞過。你道這呆膽大的事。那個做得來。正所謂。

聰明的婦人。　賽過伶俐漢。

以後二人情興難遏。又礙着瞎子。婦人心生一計。將些舊衣服出來。浸在脚盆內。以屁股向上突起。叫杜雲從後插入。假裝做搓洗衣服。任阿叔盡心任意合搗。其前邊漬咂之聲。與後邊漬咂之聲相似。瞎子不疑。然而晴也洗。雨也洗。朝也洗。暮也洗。叫那瞎子不知聽了多少響聲。心下想道。有這許多衣服洗。縱然要洗。這雨天洗他做甚。心中也猜着了八九分。一日又聽得響。邵瞎一個虎勢。撲將過去。把兩手只一摸。摸着兩個人。在那裡正幹得發興。便一把扭住喊道。是那個姦我的老婆。死也不放。杜雲曉得瞎子利害的。忙把衣服撇下跑了。瞎子拏了這件衣服。跳出門來。又喊道。列位高鄰。有人行姦。奪得他的衣服在此。替我認認。好去告他。只見走出幾家鄰舍來看了道。這是火裡焰的衣裳。瞎子

愈怒到。(道)這狗骨頭。別的還氣得過。我待你勝若嫡親兄弟。你如何也幹這勾當。內中有一人道。阿哥待得他好。阿嫂難道不要待得他好的。衆人都笑起來。有一個老成的人勸道。邵先生我勸你。你是個眼目不便的人。出入公門。一不便。就打官司也要費錢。二不便。這般不端的婦人。留在身邊。終於不妙。三不便。依我衆人勸你。叫杜雲完了地方上的事。賠了你的理。把這婦人送到娘家別嫁了他。這是長便。若留在身恐怕還做出事來。連你身子不保。瞎子顚顚(點點)頭道。說得有理。於是進內。四圍一摸。再摸不着婦人。婦人反嘮嘮叨叨。說他的有理。被瞎子一把扯住。婦人的耳朵都咬開了。正值娘家早有人來。趁哄領了家去。那杜雲挽出一個相知弟兄。安排幾桌酒。請了地方鄰里。又湊幾兩銀子。托好弟兄。與了邵瞎。討了羞月。私自遁於他坊居住去了。正是姻緣雖係分定。其中之顚倒翻覆。又不可測也。又古來說得好。破糞箕

對着支茗蒂。再無話說。況以賽康節本是個瞽目之人。只該也尋一個殘疾的做一對纔好。討這如花似玉的妻兒。鮮不做出來的。究竟如何管得到底。詩曰。

不幸天災喪了明。　只宜守分度朝昏。
縱教常作鵜鶘鳥。　難免人敲舊竹門。

詩曰

祝髮原來不爲修。爹娘勉強剃光頭。
假意人前斷岐路。眞心背地上秦樓。
胭脂時把褊衫染。膩粉常將直裰留。
你道嬌姿一見面。肯教暗裡不藏鈎。

這首詩。單說人旣出了家。祝了髮。只當以生死輪迴爲重。心如槁木死灰。六塵不入。十戒當遵。因甚一見女娘。慾火炎燒。比在家人更盛。却是爲何。譬若天地生物。惟人最靈。即癡蠢如鳥獸。無知若蟲蟻。也成雙作對。一般有雌有雄。做一個人。反把陰陽亢而不用。情慾鬱而不伸。所以一經他手。則千奇百怪。俗人做不出的。都是和尚做出來。所以東坡有

云。

不禿不毒。　愈禿愈毒。

明太祖亦云。

國家懶民。　民間蛀蟲。

色中餓鬼。　財上羅刹。

因話說廬州府霍山縣有一土穀神祠。也是一個興廟。內有東西二房。西房一僧名喚六和。身體精潔。性格風騷。說科打諢。實具佛印師之口才。竊玉偷香。眞有海闍黎之手段。說他愛潔的所在。即淸晨進混堂洗澡。亦拿些蘇合油塗於光頭之上。使滿堂之卵袋都香。他俗姓華。祖居南門外。房中徒弟徒孫俱有。却不中意。外尋一朋友。姓桂名香。生得。

面如傅粉。　唇若塗朱。

宋昭若見。　也退三居。（舍）

生雖生得標致。但有一着癖病。後庭極喜人幹。有個詞云。

病患穀膞瘋。想其中有疥蟲。令人搔手全無用。想此蟲太凶。
非藥石可攻。除非剝兎頻頻送。恨蒼穹。慚非武后。何苦命相
同。

右調黃鶯兒

却說那六和又是善幹的。兩個如膠似漆。恩義兼盡。眞像鄉下夫妻。一
步不離。行住坐臥。就如合穿褲子一般。一日。六和令道人將玉版師爛
熓些倚欄菜。與桂香同飲般若湯。却原來僧家有許多諱語。

酒呼爲般若湯。　肉呼爲倚欄菜。
雞呼爲鑽籬菜。　魚呼爲水梭菜。
羊呼爲氈篛菜。　筍呼爲玉版師。
袈裟名無垢水。　離塵服忍辱鎧。

瞧婦人則呼爲飯鍋焦。

那六和與桂香正飲得高興。只聽得外邊徒弟們道。飯鍋焦。他二人忙丟酒鍾。奔出大殿來。只見三四個婦人。內中一少婦。身穿重孝。隨喜到大殿而來。

休言佛見了笑。　眞眞花見也羞。
風流世上絶少。　嬌媚無出其右。

他兩人見了這個婦人。眞是狗子見了熱脂油。又貪又怕。欲上前則外觀不雅。若落後又看不親切。只得與桂香不即不離。直隨出山門。見都上轎而去。他二人直尾至婦人門首。原來就在六和的俗家相近。南門外華家。自六和出了家。已無了人。止有一姑娘。嫁與肖歪頭。歪頭生意不濟。全靠華氏過活。這華氏綽號叫做肖花嘴。却說肖花嘴有一身本事。做媒。收生。做馬泊六。兼賣花翠。爲佛總家。專走大戶人家。併夫人奶

奶沒他不說話。是個女幫閒。却說那六和認了人家。同桂香走到姑娘家來。這日値姑娘肖花嘴在家。於是叫歪頭沽酒買餚。請桂香同六和吃酒。六和道。今日信步走來。不曾拿些甚的來孝順你老人家。怎的又要你費錢費鈔。姪兒此來不爲別事。有一件生死干係的心事。要與姑娘商議。若得周旋。雖死不忘。肖花嘴道。你且說來。是甚的事。我可做得來麼。六和道。我適才在殿上見一個女娘。人之取捨固雖不同。姪兒的眼睛看來。眞眞天下無賽。若得沾沾玉體。眞死去也落好處的。肖花嘴道。你說的是那一家。六和道。對門有十四五家。遠近一帶靑牆間壁。身穿重孝。不知他姓名。家中還有甚人。姑娘與我打探虛實。鋪謀定計。救我一命。肖花嘴道。是那貼牆的一家麼。六和道。正是。肖花嘴搖手道。不要想他。別家還可下手。這一個女娘。憑你神仙也難搖動。姪兒你把這念頭寢了罷。六和跌脚道。死也死也。普天之下。那個不曉得肖媽媽是

能唆牛女臨凡。　慣誘嫦娥偷漢。

這人間婦女。那有挑不動的。這明明是姑娘不肯救我。你忍得華家絕代麼。肖花嘴道。不是我不肯。凡婦人之可挑者有五。那五件。第一好嘴。嘴若一饞。就好將些飲食去打動他。第二好利。利心一萌。就好將些財帛去打動他。第三好色。這着也容易騰挪。若有美少年如桂三官的人物。假充校尉。裝個相兒。到臨時暗地掉包。不是誇口說。半生也不知做過多少。第四好嬉遊。或燒香玩水。這也是我的專門。第五好淫。這一發與和尚對綹。俗語道得好。

走出山門只一跌。　石頭縫裡拄個凹。

這個婦人。這五件事都是不好的。他娘家姓羅。父親是個好秀才。父母已亡過。嫁着個湖州人。販買絲紬綾絹。叫做常懷山。家計甚是殷富。舊歲丈夫死了。內無兄弟。外沒叔伯。只有一丫鬟在身邊使用。你去看他。

是丈夫沒後。把臨街窗子都不開。門前從不曾見他的影兒。你道如此

一個婦人。叫我何處下手。六和聽得這一番說話。叫他就如那。

一桶冰雪水。當頭只一淋。

那六和只是長吁短嘆道。天呵。這段相思。須索害死。肖花嘴道。你且不要忙。這事是一鍬掘不得井的。

除了死法。是有活法。

肖花嘴沈吟一會笑道。姪兒。我有一計在此。但性急不得。別法都難動他。幸他身邊男人俱無。以利害嚇他。穩取荊州。自然到手。內中要用着你去。不知你肯去麼。六和道。這是切己之事。雖赴湯蹈火。未有不出頭的。花嘴道。東山衖口皮家太太他過世的老爺。是征南將軍大總兵。領兵征剿海寇萬長。搗其巢穴。盡收其金珠玉帛而返。不說他碎珠有升餘。只七八分重的湖珠也有二一粒。這件東西騙得出來。不怕事不成就。

六和問道。那湖珠一粒值多少銀子。花嘴道。少殺也值一二百兩銀子。六和把舌一伸道。說了半日。端是。

水中月。鏡裡花。須知可望不可拿。

花嘴道。且莫慌。還有妙計策哩。那皮太太前日夢見二龍戲珠。都逼近他身子。張牙舞爪。要取他頭上的珠。正在危急時節。有一老媽來喝退孽龍。醒來心中驚恐成病。至今還未起床。你只消如此這般。他極信佛。有我在側幫襯。倒有幾分穩意。有此機括。不可錯過。正是。

不施萬丈深潭計。怎得驪龍頷下珠。

六和見天色已晚。就在姑娘屋裡歇了。他一心思量羅氏。因把此物聳在桂香屁股裡。口不住的叫。我的羅氏心肝。桂香道。你休錯了。我不是羅氏。六和道。我的心肝。明日到手。與你均沾其惠好麼。那桂香聽得此話。滿心歡喜。將臀股突得高高的。曲意奉承。六和道。若得羅氏的毬。有

得像你的這屁股。我眞一生受用不盡。桂香道。怎見得。六和道。將⿱髟巴⿱髟巴入進內裡。暖烔烔。四圍裡肉緊湊。並無餘隙可投。且千捶百搗。絕無氣息。到那高興田地。有一陣陣屙油淌將出來。使人潤潤澤澤。不費一毫氣力。眞渾身上無一寸不是爽快的。桂香道。只怕未必。從此興盡。兩人一宿休題。到次日清晨起來。就催姑娘到皮衙去。他隨後便往自家房裡。取了蒲團數珠。吃了一肚肉飯。來到東山衕口。皮衙門樓之下。鋪開蒲團。閉目趺坐。那皮衙自太太好佛。一門都以佛爲念。管家們來對六和道。老爺貴庵在於何處。敢要化些齋糧麼。我們裡邊太太極肯佈施。待我們去稟過他。拿些素齋供養你何如。六和不慌不忙。自自在在說道。承列位好意。我貧僧原是本土人氏。自幼往南海出家。今奉大士之命。特來普度衆生。不吃火食已七年矣。但借此略坐數日。若無緣。又往他方去了。不敢驚動列位菩薩齋飯。止求淸水一碗足矣。衆人齊念佛

道。那有凡人不食五穀之理。這分明是活佛了。隨即傳稟太太。太太道。若果如此。是個聖僧了。肖花嘴在側道。太太。我一向聽得有個南海來的聖僧。不食煙火食。等閒不與人見面。是有大緣法纔肯到此。不可當面錯過。我與太太也該去拜他一拜。太太道。叫門上可請他到廳上來坐着。看他果然不食煙火。只吃清水。這就是活佛了。那時我只得扶病也同你出去拜他兩拜。家人奉命請進六和廳上打坐。衆人私覷。只吃清水一碗。並無半米打牙。鬨動滿街男女。都道活佛出世。太太遂同肖花嘴。叫丫鬟扶了出來。拜見六和道。佛爺駕臨寒舍。非是無爲而來。老身恨拜得遲。倘肯指示迷途。敢不傾心信服。六和合掌答禮道。貧僧由南海而來。夜得觀音大士之命。道太太爲孽龍二條纏擾。皆爲此珠作祟而病。若肯施此珠與大士作一佛頂。則孽龍不敢侵犯。老太太之恙可潛消矣。皮太太合掌叩頭道。老身也夢二龍蟠擾。虧殺一年老媽媽

救得。這是我自家知道的心事。如何佛爺爺所說一毫不差。叫丫鬟忙檢箱中。尋一枝龍爪珠簪出來。雙膝跪下。擎得高高的。奉與六和。六和接了合掌道。多謝老太太布施了。皮太太又上前合掌道。老身後日不知如何結果。還有多少壽。再乞詳示。六和道。太太春秋還有三十餘載。結果不消說得。二十年後。貧僧還來一會。只見街坊男女。堆山積海。挨擠不開。都來要拜活佛。把大門都擠落了。擁將進來。羅拜滿地。六和道。我出家人。以隱跡埋名爲上。今無奈領大士之命。動了這許多男女。却怎麼處。分付門上傳與衆人。俱於明日清晨接見。待人散後。六和一溜煙拿了珠子走了。你道這六和爲何餓得這兩日起。他原來與遊方和尚相處。得他一串佛珠。乃是骨胎合成。一日一丸。清水送下。不惟不飢。精神更健。有這着出人手段。所以動得人來。就是皮太太也不怕他不送出來。詩曰。

服牛是有服牛法。　牽動鼻繩敢停脚。
不信就是皮奶奶。　篋底珍珠忙檢發。

却說肖花嘴回來。六和忙以珠付他。肖花嘴就到對門常家道。羅娘。我有兩件東西。你看看。可要他麼。羅氏道。甚東西。拿來我看。肖花嘴解開一包珠子。也有三四釐的。也有一分多的。却都老而不嫩。羅氏道。肖媽媽。這樣珠子我也有幾顆。若有細白皮緊。重二三分的。我倒要一二顆。只是換不起。肖花嘴道。說那裡話。物有偶湊。事有偶然。有一隻現現成成。龍爪珠簪一枝。想是物歸其主。我拿出來與你看。於是檢出一枝簪來。只見光彩逼人。細嫩潔白無比。金子重有五六錢。珠子約有八分之數。羅氏一看道。好件東西。做女人的莫說戴他。就是要瞧他一眼也不能夠。這是富貴人家受用的。我如何換得他起。肖花嘴道。嗡嚛。娘只恐不要。若要他。有甚難。登時可以到手。羅氏道。一發看得這樣容易。肖花

嘴道。珠子三四分的還有。一到七八分。七珍八寶。就是二三百兩銀子。
世上也沒處尋出一顆來。如今有個巧踪兒。叫做。

踏破鐵鞋無覓處。　得來全不費功夫。

羅氏笑道。肖媽媽。你對我說這巧踪。肖花嘴道。這珠原是天大富貴人家的。如今落在一個妾手裡。他惟恐又輪到大媽身邊。故叫丫鬟私自拿出來。不問價之多少。急於尋人。就是一二十兩也可取得。你曉得我只要乾得些兒罷了。羅氏道。果然要多少銀子。你實對我說。你的心事我自然不少的。肖花嘴道。他只要十兩銀子。不要說起珠子。只這金脚也値五六兩了。我只要乾賺十兩銀子。這個白老鼠趕來送你。也是千古奇逢的一樁便宜事。那羅氏拿了這一枝珠簪。不忍釋手。仔細觀看。道。女人家有了這一件東西。心滿意足了。於是開箱取一封銀子。原是丈夫稱配停當的十兩一封。道。肖媽媽你且拿這一封銀子。與他交易

明白。謝你的十兩再來拿罷。那肖花嘴拆開一看。見三錠四件。都是粉邊細絲。道。我且拿去。所說我的十兩頭。不可遲誤。羅氏道。這個自然。只見肖花嘴拿了去。不一會。領了一小夥子同來。肖花嘴進去道。他怕我打了後手。要問你一聲。你親對他說。只得十兩頭。是我們換的。就穩了。那羅氏忙出見這小夥子問道。這枝珠簪原是我十兩換的。若不肯。拿了去。小夥道。其內茶錢等項還求加倍些。羅氏道。這個容易。又稱了五錢銀子與小夥去了。肖花嘴立逼了十兩一封後手銀子。也去了。那羅氏歡天喜地。拿了這一枝簪子。眞如性命一般瞧看。不題。却說肖花嘴過了二日。慌慌張張跑進常家去。對羅娘道。不好了。都是你要換那一枝簪子。我巴不得成全了你。那知道王府內丫頭盜出來。叫小使照顧我。如今府中還有千數金珠首飾。都招成我與小使裡應外合。偷盜出來。只爲這珠簪禍祟。如今都寃在我身上。應捕總甲帶了人犯。擠了一

屋。那小使也說出換在你家。衆人都要來到這裡認贓。羅氏跌脚道。天呵天呵。這事怎了。我又是個寡婦。又沒男子在身邊。就如沒脚蟹一般。除非死休。便珠淚流將下來。正是。

閉門家裡坐。　禍從天上來。

肖花嘴道。羅娘。你如今哭也無用。作速思量一個長便纔是。羅氏道。叫我如何擺布。如今也說不得了。我認個晦氣。你拿了這枝簪子去罷。肖花嘴道。一發走差了。你送這一件眞贓與他。則那些盜出來的東西。都着落在你身上。羅氏又哭道。如今怎處。憑媽媽教我就是了。肖花嘴道。如今事已急了。且將三五兩銀子。我去安頓應捕總甲。叫他莫要上你的門。我細細訪問。原來這枝簪子。太太已許一和尚鑲爲佛頂。不意被丫鬟偷出來。如今要解此結。須尋這和尚爲上策。我已打聽這和尚。乃一心念佛志誠不過的一個長老。或者他發菩提心。肯救我們也不見

得。你快安頓。莫要來吵要緊。羅氏忙稱了五兩銀子。遞與肖花嘴。肖花嘴接銀就走。竟直去了。羅氏心中坐立不安。懊悔無及。只見天色半晚。肖花嘴領了這和尙敲門。丫鬟瓊花開門。放了進來。肖花嘴韰進內來。對羅氏道。我千求萬告。請得這位老爺來。你可自去求他。羅氏道。我守寡一年。比女子還謹愼些。怎好去與和尙講話。肖花嘴道。事急了。怕見和尙。倒喜見官麼。羅氏只得無奈。便向和尙斂衽道。奴家自丈夫沒後。可憐中門之外。俱不敢擅自出來。今肖媽媽道及老爺乃至誠修行有德行的長老。便出來一見也無妨。奴家自不合換了這枝珠簪。惹出這場大禍。情願將原簪奉上。我自折了二十餘兩。不消說起。只求老爺以慈悲爲本。方便爲門。救得小婦人這條性命。一生感戴不盡。說畢。眼淚盤盤的哭將起來。六和道。娘子不必過傷。凡有天大的事。有小僧在此。俱可化爲冰雪。但此些須小事。何必介懷。這珠子原是王太太施與貧

僧的。只要貧僧招認道已有了。還有甚人敢來吵鬧。但小僧此來。也是三生有幸。感大娘子不以小生爲外人看覷。敢不銘刻肺腑。知恩報恩。那羅氏見話語不正。便轉身走了進去。肖花嘴在內道。哎呀。我的娘呵。我不知怎的用了許多氣力。求得他來。又不知怎的樣說得兩句話。走了進來。只是老身該死了。羅氏道。看看長老不是話了。這長老言頗涉邪。我豈不曉。但我父母丈夫俱係清白人家。難道叫我做這不潔之事。原簪奉還。不必說了。此外倘消得其禍。再送他些東西則可。若逼我做苟且事。死不肯爲。肖花嘴道。我的娘呀。這事或者委曲調停。從長酌議。怎麼一句就回報絕了。叫我於中怎的說合。只見那六和探頭探腦瞧着內道。肖媽媽。我去罷。那肖花嘴把手扯住道。我的老爺。你恁性急。待我慢慢的來。復轉身向羅氏道。我的娘。你還是怎樣主意。索性一句回報出來。老身老實說。當官沒甚話說。不過不該領人來貨賣。拚得一撈。

那些贓物不要怪我卸在你身上。老身且去。應捕總甲來時。不要又埋怨我不救你。轉身將走。羅氏一手扯住道。你且慢着。再思量一個長法。肖花嘴道。有甚長法。若與他相處。有三件好處。那三件。

不說。不歇。不驚。

別人央我尋他。不知怎的樣奉承我。我如今現現成成送了與你。你倒做作起來。羅氏跌脚道。肖媽媽你老人家枉活了一把年紀。說的話一句也不中聽。譬如我如今與他好了。朝夕往來。鄰里豈不知道。那時當官受辱。不如我如今私下尋死。肖花嘴道。做一個人好歹只說死。好死不如惡活。一個人死得幾遭。我又請問你。目下之急將如之何。羅氏道。我想婦人再醮。雖非節婦之所爲。然較之偷情養漢。則彼高多。如今他既要我。又在此軟粧頭上。叫他急急蓄髮起來。明媒說合去嫁了他。此乃權移(宜)之法。舍此我寧死不爲。肖花嘴道。你說得好自在話。如

今火在眉毛上滾。等得還俗起來。再消停幾年。這事可不冷落了。他肯受你的騙麼。羅氏道。肖媽媽。任你怎的說上天去。要在這間屋裡。嫁着一個光頭。斷斷乎不允的。肖花嘴道。我有個道理。這位老爺有個相知朋友。姓桂名香。生得唇紅齒白。標致非凡。叫他出名。待這位老爺養起頭髮。再作區處。如今叫他速尋房一所。與此處隔遠。明日早起送禮過來。成此一段奇緣。却不兩全其美。羅氏不開一言。肖花嘴道。是了是了。快拿那枝簪子與他。羅氏取出擲還。花嘴拿了簪子向六和道其所言。同去了。不說羅氏怨恨。且說肖花嘴次早叫一個青衣拿了拜匣。內中兩疋緞頭。八兩禮銀。還送與羅氏。羅氏並不看覷。只是哭泣。怎當這肖花嘴強媒硬保的。打發來人。少頃六和雇了一起人夫。七手八脚。也不由羅氏做主。搬的搬。抬的抬。霎時間把羅氏箱籠什物都移到王家兜。僻靜一個所在。與土地廟相近。牆門內一家姓馮的合住。那六和借些

家伙。併羅氏床帳銅錫器皿。鋪設的花紅柳綠。接了間壁馮家的娘子。陪伴親人。須臾天晚。燈籠火把已簇擁一乘花轎到常家門首。可憐那羅氏並無半個親戚在傍。就有一二個。都隔遠。急促不能就來。身不由主。只得出門上轎而去。正是。

情知不是伴。　事急且相隨。

瞬息間。羅氏轎子進門。見燈燭輝煌。滿堂也有客人。肖媽媽攙扶。見一個後生。頭帶巾幘。身穿色衣。同拜了天地祖宗。燒紙畢。登樓同坐床撒帳。吃合巹杯畢。新郎自下樓陪人飲喜酒去了。只見一位女娘過來。與羅氏見禮。肖花嘴三人同坐。飲酒一回。只見酒闌筵散。女娘歸家。只肖花嘴在側道。羅娘你安置了罷。就喚道。瓊花你服侍娘睡。於是瓊花鋪了床被。先自走開。羅氏無奈。只得和衣強睡。見有人坐在床上。驚得手脚酥軟。揭開帳子。羅氏開眼一瞧。見一帶巾的。只道是新郎來了。心中

稍覺放寬。只見那人捧住了臉接唇。鬚根刺面。纔知是和尚進來。心中懊恨。不覺簌簌的淚流滿面。料此時要守貞節也沒用處。任和尚扯下褲子。將㲀㲀塞將進去。着實聳疊一番。那羅氏就是死毬一般。一毫情興也無。惟聞得哽哽咽咽。悲泣不止。那和尚自覺沒趣。草草完事。爬下來揩抹紙上。以手嗅嗅道。啐。我只道是一件奇貨。原來是個白鲞乾。何苦用這片心機。弄得兩不爽利。見天色微明。早起身出門去了。那桂香方上樓來。與羅氏道。你還睡哩。於是挨身進被。摟着羅氏求歡。羅氏道。你且慢着。我正要問你。你是何等樣人。那和尚是你甚人。你可說個明白。我與你既拜了花燭。你是我的夫主了。嫁雞怎不逐雞飛。那桂香道。我父母雙亡。兄弟鮮有。只得倚仗和尚棲身。然而非我本意。你若不棄寒微。情願與你終身偕處。但不知你心下如何。羅氏道。我看你一表非俗。料非終於貧賤者。爲甚同這和尚陷害人家婦女。你說得明白。我與

你成親。桂香道。干我甚事。這都是他們姑娘姪兒兩人。設成圈套。央我來做召屁大老的。羅氏道。媽媽是他姑娘麼。這樣說起來。你一發不是了。我與你既拜花燭。是你的妻子了。焉有妻子又事和尚之理。若借名害人。助紂爲惡。亦非你後生所做。羅氏說到傷心。不覺嗚咽哭將起來。桂香捧住羅氏的臉道。我的心肝。你既肯視我爲夫。我焉敢忘你恩義。只是你既落了他網。不能一時跳出。若有別樣念頭。不要說起和尚。那肖花嘴好不利害。又不知做出何等計較來。我二人且同心合意。趣（覷）個機會。跳出虎坑。纔是正理。若有虛言。神明作證。羅氏道。你若此心。我且捱幾時再作道理。於是兩人情投意合。摟將攏來。正是。

枕設寶花。被翻紅浪。一個是初近女色。沾玉體如魚得水。一個是欲避匪人。見才郎如蝶有花。正是佳人窈窕逢知己。才子風流遇少年。

兩人雲雨罷。不覺雞鳴天曉。早六和又來敲門。見二人初起。甚有醋意。叫桂香暗道。這事你只可借名陪點。怎麼倒做起實落功夫來。桂香道。你前日親口許我。均沾其惠。怎麼今日又變卦起來。六和道。罷。這樣臭東西。也不在我心上。就賞了你罷。桂香道。謝賞。六和道。我初見他時。眞如寶貝一般。日夜思想。今一到手。那知道沒情沒緒。且此物聞也聞不得的。把熱心都化爲冰冷。怎如得間壁馮家娘。何等解事。何等活潑。我若得此人爲伴。眞勝家中丫頭萬倍矣。若得到手時。我逕將他讓你。決不食言。就袖中掏出銀包稱兩數銀子。叫桂香出門買些餚饌果品。叫花嘴去請間壁馮家娘子來陪新人飲酒。不說這邊叫道人同花嘴安排酒席。單說馮家娘子在穴隙中窺瞯。見和尚穿房入戶。把新人摸搩嬉戲。新人則兩淚交流。新官人在側聽其自然。那馮家娘子忿忿不平。對丈夫馮炎道。間壁新人甚是蹺蹊。和尚肆無忌憚。新娘悽慘堪傷。其

中必有緣故在內。馮炎道。少刻你若過去。私探新娘口氣。若果寃抑不伸。我當爲彼洩忿。只見肖花嘴又來邀請。馮家娘子淡粧過去。先見新人。後喏和尙。同羅氏上樓坐定。花嘴廚下調停。馮娘子便悄悄問羅氏道。桂娘。我正要問你。當此新婚時節。佳人才子。所配得宜。何故反愁眉淚眼。却是爲何。那羅氏嘆一口氣道。咳。

滿腔心腹事。　難以對人言。

馮娘子道。桂娘。我雖女流。實具俠骨。況我丈夫極喜爲人雪却不平之事。你有隱衷。不妨吐露。不可把我當做壞人看覷。羅氏正欲開口。只見樓梯上探起和尙圓頭來。帶笑偷覷。那馮家娘子只做不見。談笑自如。待和尙縮頭下去。乃低低對羅氏道。和尙去了。你有屈事。說與我知。那羅氏從頭爲買珠起。至做親到今的事。一一還未說完。那肖花嘴已上樓擺起酒餚。於是三人同飲。瓊花斟酒。至晚掌燈。不意一陣風來。吹滅

了燈。和尚忙過來道。待我來點。暗將馮家娘子身上揑了一把。馮娘心如火燃。却不出聲。六和見馮家娘子不出聲。已認定他有十分情了。於是點燭。假效殷勤。婦人前亂了一會。馮家催促已回去了。六和心中就是昔日思想羅氏的心腸又發作了。叫桂香來完一完興。道。你去與那厭物睡去。桂香上樓。六和於樓下歇宿。不題。却說馮家娘子回家。一五一十。俱對丈夫述其寃屈。又說及和尚揑他的事情。細細說了一遍。馮炎道。我一向知他身邊甚厚。他既看想你。就在這一着上去做文章。自然中的。堂屋內板壁上有一孔。我去再挖大些。你明早在洞口誘他。他必將手來相犯。那時我預備一牛絹箍。把他手縛住。我自有妙用。夫妻計較停當。次早馮家娘子走出堂中。馮炎已暗把箍兒佈在洞口。只見那和尚在洞口叫道。我的娘。你好害人。這馮家娘子到洞口。低低道。癡和尚。我害你些甚的。六和道。我自見娘來。眼也不曾合。你是不救苦的

觀世音。那馮家娘子貼着洞兒坐着。只指望他伸手過來。就好如法。誰料這和尚只將半隻手過來。那馮家娘子忙去扯他的手。和尚力大。竟將馮娘手反拽過去了。將這手聞舔偎咬。無所不至。婦人無奈。任他做作。既而將髩髱與他捏弄。因說道。你丈夫在何處。馮娘道。不在家。和尚道。既不在家。我過來何如。馮娘道。他就來家。和尚道。我急了。就在這洞口貼一貼兒何如。馮娘道。却好。和尚忙立起身。馮娘便連頭帶卵。一把扯將過來。馮炎將牛絹箍收緊。小和尚已掛在壁間了。那和尚訝道。哎呀哎呀。怎麼怎麼。要縮回去。奈連卵子絹住。越扯越緊。正是。

善縛若非馮婦手。　壁間焉有小僧頭。

只見馮炎大喝道。此乃何物。掛我壁間。便向腰間簌地的掣出刀來罵道。你這禿驢。認得馮爺麼。這壁間可是你安身的所在。將刀便向壁上亂砍。顯(險)些兒剁着此物。驚得這六和魂不附體。口中但叫道。桂三

官快來救我。只見那桂香同羅氏出來。看見如此光景。又喫驚。又好笑。忙轉過馮家來道。馮大官人。你且慢割。待我去問他。倘要買命。大官人開一線之路罷。那六和忙叫道。佛爺。小僧實該萬死。只求憐而赦之。馮炎道。你這禿驢。是十惡不赦的。若留你的性命。又要去陷害人家婦女。我與你割了這淫種。使人家婦女也好安枕無憂。說完將刀便刺。桂香忙扯住道。大官人。你且再停一會。我處得不妥。再割未遲。馮炎停住了刀。桂香復將過來。對六和道。如今這事怎好。六和道。只求馮老爹。若完得我性命。我情願將一生積聚的東西。都送來與他。桂香道。甚東西。你說來我好去求他。六和道。我一生積得有紋銀十五兩。還有碎銀十五兩八錢。箱內有羊羢道袍。綾絹冬夏衣服。也有五六十金之數。你快去叫徒弟拿來。桂香復過來求。道及這些財帛。聊當買命錢。馮炎叱道。連你也這等沒志氣。要他這些兒東西何用。羅氏也走過馮家來道。你快

去拿來再處。羅氏與馮家娘子都笑得肚腸疼。馮炎見桂香去了。他便把一荆條在手。將小和尚慢慢的抽一下。問一句道。你以後還敢害人麼。又抽一下道。你以後還敢妄想麼。一連抽了五六十下。六和受一下便叫一聲。佛爺。再不敢了。只見桂香領了徒弟道人。掇了一箱東西來。打開與馮炎過目。銀子三十餘兩。衣裳二十七件。馮炎眼也不覰道。你快拿去。我決要割的。桂香只得又求馮家娘子。娘子道。這些東西算得動不得他。你再去尋些甚的來罷。六和聽得這話。道。我還有施主捨我十七段檀香。要雕佛的。家中還有鐘磬鈸鈴。一發拿來罷。於是衆人又去取物。馮炎又將小和尚抽一下道。禿驢。你直直說來。你一生葬送了多少女子。若說一句虛詞。決不饒你。六和道。爺爺。不要打。待我實實說來。我一生喜清淨。不近女色。也是前世冤業。遇見了內裡這個新人。眞眞無一刻放心得下。只得求救於姑娘。他將珠簪爲由。賺得到此。不知

費了多少心思。誰知與我甚不相合。因此又遷到別人身上。所以多此一番磨難。馮炎聽說。怒髮衝冠。又用力抽一下道。你不怨自己喪心。反說遭人磨難。這罪竟不可解了。六和忙向壁間叩頭道。這是爺爺問我。我所以直說。我原是該死的。只見道人又挑了檀香鐘磬等物來了。馮炎見了道。這些東西可釋一半死罪。待我割一半放他去罷。六和連聲叫苦道。有心爺爺饒我。若割一半。端是死數的人了。馮炎道。你這樣人。活着何用。將刀貼在卵上。和尚惟恐割動。道。徒弟。我還有被褥鋪蓋袈裟。一發去拿來。徒弟就走。馮炎對桂香道。他適才自招的珠簪。那裡去了。和尚道。在在。倒忘了這一件。簪脚已送與姑娘了。珠子還在拜匣內。鎖匙在此。連拜匣拿來。須臾拿了拜匣鋪蓋袈裟都來了。馮炎道。你須寫一服辨。將引誘羅氏等情俱寫在內。不顧見官。央桂香等求饒。倘再來僧俗混擾。任馮(憑)送官處治存照。我放他罷。和尚要命。只得從

直供招。一張服辨。馮炎纔放他過去。那和尚得鬆此縛。抱頭鼠竄而去。

羅氏同馮家娘子。喜出望外。馮炎道。

得馬未爲喜。　失馬未爲憂。

此禿懷恨而去。未必就肯忘懷你我。莫若他鄉遠遁。此爲上策。桂香道。我姐丈在嘉興六里街虞家橋開一布行。恩人肯同我去避難否。馮炎道。可對你娘子說。作速收拾細軟。其本器什物我亦棄之。夫妻四人。同往嘉興。誓同生死。互相卵翼。羅氏忙檢點箱籠。馮炎急雇人夫。須臾間二家挈家都遁去了。却說六和回家。連棲身被窩皆無。又氣又苦。卵脬腫得如斗大。同房僧俗俱掩口而笑。自覺安身不牢。幸還存使用銀二兩。帶在身邊。乃移蒲團數珠。買棹又往常州而去。去不多時。又哄動街坊愚民。又稱活佛出世。擁了一街。常州太守經過。問其緣故。左右稟道。不食五穀聖僧出世。百姓瞻拜活佛。所以擠住。太守道。與我帶那和尚

來。我自問他。那公差去對六和道。本府老爺奉請佛爺講話。六和只得跟了差人進府堂上。打一問訊。不跪。太守道。你是聖僧麼。辟穀只該避塵。你又在此惑我愚民。却是爲甚。六和見口聲不好。驚得目張口開。半句說不出來。太守道。我內裡也有淨室。你去坐兩日我看。如果不食。我當爲汝做一領袖。拜你爲師。叫左右帶在內房。封鎖堅固。隨身不許帶一物進內。看守的人。將他數珠留下。推入室中。餓了三日。再三哀求守門人道。放我出來。我對老爺自有話說。守門人稟過。適值坐堂。帶出當面。六和餓得腰瘺肚軟。面貌萎蕤。太守喝道。你這禿賊。怎麼在我處又餓不起了。討夾棍來。叫皁(皀)隸與我夾起來。收動繩索。六和如鬼叫起來。太守道。你只實說。爲何餓得起。因甚又餓不起。我就饒你。六和道。天官爺爺。小的得一串數珠。一日一丸。可以耐飢不食。太守大怒道。你這禿賊。只這一串佛珠。不知哄了多少男女。與我痛責五十板。六和原

餓壞的人。打到三十上。氣已絕了。太守叫棄之荒郊。再說肖花嘴過了兩日來看羅氏。見馮家同搬了去。六和又不在。細訪其故。方知其詳。乃自跌足道。我回去得早了。再遲幾日。也不得見有此奇禍。嘆息而回。不料花嘴舊日做馬泊六。引進一後生與樹太太私通。樹公子將丫鬟拷打。招出原是肖花嘴做牽頭。樹公子不敢泄母親醜事。暗着人伺候肖花嘴出來結果他。劈頭於南門脚下撞着。黑夜無人。提起朴刀。向前連肩帶背。砍死於城脚之下。肖歪頭買棺收殮。竟無對頭。馮炎桂香兩成異姓骨肉。家事漸漸從容。已成家立業在於嘉興。至今子孫冒（茂）盛。天之報善人如此。那六和以淫死。花嘴以奸死。可見天之報應不爽。願普天下長老須熟讀此篇。即能成佛作祖。

第四回　浪婆娘送老強出頭

詩曰

二八佳人體似酥。　腰間仗劍斬愚夫。
雖然不見人頭落。　暗裡教人骨髓枯。

這首詩。乃純陽祖師歎世人精髓有限。色慾無窮。不知進退。徒以淫蕩過度。致精竭髓枯。未有不喪軀絕命者。因說徽州府休寧縣。一人姓程名垌。家事素封。年華五十。纔生一子。僅七歲。請先生命名上學。程垌對先生道。學生年老。止生此子。欲取一名。今觀俗稱。非金即玉。孩子恐折他福。取低微些。非貓即狗。又近於畜生所生。求先生取一名。只要微賤些。不近於禽獸罷了。先生道。取爲先生何如。程垌道。先生又來取笑了。世上至尊貴者。莫如師範。那先生道。你不知道。先生高貴麼。第一要趨

承家長。第二要順從學生。第三要結交管家。三者之中缺了一件。這館就坐不成了。如何不徽不賤。程垌道。先生戲言耳。也罷。先字改了生字。叫做生生罷。故取名爲生生。這生生却也領意。讀十餘年書。雖不大通。粗粗文理。也解說得出。不覺十八歲了。程垌與他娶一房媳婦汪氏。做親一載。汪氏腹已五個月身孕。徽州鄉風。太朝奉不知怎的。就要打發生生出外生理。道。男兒之志在四方。豈甃於妻兒枕邊。生生只得拜別父母。哭離妻房。同一表叔姓方名倂義。程垌兊了五百餘兩本錢。托付生生。兼囑倂義。出外經啇。却說他兩人離了徽州。拿這五百兩本錢。到地頭傾消。置了南北生熟藥材。到北京貨賣。到了廈處。尋了主人。堆卸藥料。亂了兩日。那生生自離了妻室。好生難過。思量一知音朋友。或吹或唱。消遣度日。主人就如敬父母一般。舉薦一人姓牛。揷號叫做六頭。爲何叫做六頭。

一　坐在橫頭。

二　吃的骨頭。

三　跟在後頭。

四　看的眉頭。

五　睡的是丫頭。

六　奉承的是鼻頭。

這牛六頭幫閒稱最。蔑片居先。一進生生廈處。幫襯十分。奉承第一。那生生竟成莫逆。一刻不離。正是。

門內有君子。　門外君子至。

門內有小人。　門外小人至。

二人說得入港。便誘到拘欄中蹝索。生生偶見一娼婦。生得身材小巧。骨格輕盈。雖無五七分顏色。倒有十二分粧扮。燈下看來。儼然一位仙

女。那生生便春興渤(勃)然。又有那六頭在跟前。一力攛掇。自然要上了道兒。生生回廈處。取了五十兩銀子。換藥材四疋緞子。拿到院中。送與鴇兒。以爲初會之禮。那鴇兒連忙定桌席。叫戲子。花攢錦簇。吹彈歌舞。做了三日喜酒。一應賞賜等項。俱出六頭之手。因方倖義說話瑣碎。吃酒也沒他分。有詞爲證。

陷人坑。土窖般暗開掘。迷魂洞。囚牢般巧砌疊。檢屍場。屠鋪般明排列。衠一味死温存。活打劫。招牌兒大字書者。買俏金哥哥休撦。纏頭錦婆婆自接。賣花錢姐姐不賒。正是。錦繡窩中。入手不如撒手美。紅錦套裡。鑽頭容易出頭難。

却說生生闞的妓者。叫做貴哥。年紀十八歲。有一身本領。吹得彈得。唱得寫得。畫得飲得。所交者俱貴介公子。在衏衏中也數七數八的。這生生不過生意人出身。吟咏不消說起。即打差之費。亦在鄙吝半邊。那貴

哥眼界極廣。那裡看得在心。故鬼臉春秋。不時波及。那生生又是聰明的人。用了百十餘兩。反討不得個喜歡。心中亦深自懊悔。一日回寓。對表叔方侔義道。我不過爲一時寂寞。錯了念頭。用去百十餘兩。討不得半點恩情。甘受了十分嘲誚。那方侔義忙舉手道。老姪恭喜。俗語道。

時來撞着酸酒店。運退遇見有情人。

老姪若怕淒涼。何不尋個媒人。娶個處女爲妾。早晚也可服侍。就是飲食湯水。也得如心。生生欣然道。老叔正合予意。快叫牛六頭來尋媒說合。我實一時挨不得了。侔義道。須別尋媒。這六頭恐不濟事。生生道。老叔不知。這些事他還周扎。遂叫了六頭。喚媒尋着一家姓赤名正。只有二女。長二十歲。次十八歲。六頭幫襯。生生相看。中意了赤大姑。便擇日行聘。入贅進門做親。其酒水花紅俱生生打點。銀兩送到赤家。及期進門行婚禮畢。上床就寢。只見那赤大姑先脫得赤條條。睡於床上。生生

認作閨女。以津唾閏(潤)了牝口。將髢髢輕輕放點頭兒。問道。你疼麼。赤大姑道。補。不音生生心中道。或北邊地土豐厚。此物也鬆泛易進。便將髢髢一聳。直謝了根。又問道。你疼麼。赤大姑又道。補。生生已知非眞花女。乃以陽物極力聳疊。自首至尾。復提至根。一二千抽。赤大姐淫水淋漓。沒口子沈吟不絕。弄了一二更次。生生一洩如注。畢。將白汗巾討喜。清晨一瞧。但見些臢點汚穢。並無一毫紅意。詞曰。

今夜盛排筵宴。准擬尋春一遍。春去已多時。問甚紅深紅淺。

不見。不見。還你一方白絹。

那生生看了這方白絹。心中甚是不悅。忙喚六頭來問道。昨夜做親。滿望一個處子。原來是個破罐。媒人之誤事如此。六頭道。我見人物儘看得過。又價廉功省。十分趁意。不知又是破的。我去尋媒人來問他。去不多時。媒人也到。生生扯出外邊。輕輕的道。你如何將破罐子哄我。媒婆

道。這樣一個女娘。沒有二三百兩銀。休要問他。我見官人是個少年英俊。知輕識重的人。後來還要靠傍着你。故再三委曲攛掇。送這一位美人與你爲伴。就有些小節。也須含糊過去。你倒爭長競短起來。生生道。倒是後婚無礙。我也不以爲意。若有外遇。如何同得一塊。那媒人笑嘻嘻的道。官人。你原不知。他前夫病體沈重。親要過門沖喜。一嫁三日。新官已死。我問大姐。他說此物極其杪(渺)小。況病的人。做得三日親。進得不上一點頭。後邊這一半還是含花女兒哩。生生一笑道。倒是再醮也罷了。於是就留媒人。六頭這中做三朝五日。極其豐盛。擺了幾日酒。酒完未免又動起色來。二親人上床。這番交媾。非比昨日。那生生把髩髩剛捙進去。赤大姐便在下邊淫聲浪氣。沒口的叫。我的親親。你攮着我心子上。我纔爽利。你只管横截竪截。我不甚好過。生生道。我知道。你的心子生在那裡。大姐道。你抽着。待我對你說這穴道。於是生生將

髱髱往下一撟。大姐道。上些兒。上些兒。生生又往上一頂。大姐又道。下些兒。下些兒。生生往當中連頂數十下。大姐將身子湊着。連聲叫。着着着。不覺兩下俱丢一次。生生問道。你如何幹事就要叫起來。大姐道。我們這邊鄉風。不像你們南邊人不出聲。不出氣。入死毬一般。有甚情趣。生生乃活動的人。見此淫情艷趣。倒被彼束縛定了。於是把賣下貨物銀兩。都付赤大姑收管。赤大姑陸續私積。一二年間。也偷了一二百金身邊。那生生漸漸消乏下來。自五百餘兩出門。闞了百十餘兩。討親去百十兩。又被赤大姑私竊一二百金。况時運倒置。買的買不着。賣的賣不着。有多少餘利生出來。止剩得百十兩銀子。心中甚是驚慌。把銀子一先自管。家中使費亦甚儉薄。赤大姑一門。吃慣用慣。如何受得清淡。乃不時尋起鬧來。生生無奈。只得以此物奉承。漸漸黃瘦。染成一病。却說那赤二姑對姐姐道。我瞧姐夫囊中之物不多。又且病體懨懨。料沒

有久長富貴之日。姐姐你貪些甚的。不如照舊規。送他上香。你年紀尚小。再尋一個富貴姐夫。可不有半世受用。大姐道。言雖有理。但怎麼下得手。赤二姐道。姐姐差矣。我與你北邊女人。顧不得這許多恩義。趁早結果了他。還有好處。再若執迷。正是。

嗚呼老矣。是誰之嗟。

赤大姐道。只是病的人。如何肯扒起來。二姐道。姐姐又來不聽明了。他是病虛的人。虛火上升。百般揑弄。是然要幹的。今夜你去完事。假以解手。我就來換你。如此幾夜。任他就是鐵鑄的。也要走了道兒。正是。

饒你奸似鬼。也喫洗脚水。

二人計較停當。只等天晚行事。不料生生悄地潛聽。子午卯酉。細細都聽在肚裡。乃自驚訝道。好狠人。竟要置我死地。信乎。

蜂蠆猶未毒。最毒婦人心。

於是〔對〕方侔義道。侔義叔。適才赤二姐對姐道。我囊中有限。病勢難醫。莫若趁此病時。姐妹交換送我上香。今晚就要行事。倘若他來。如何對他。事在危急。特請你商議。有甚計較。可以解圍。方侔義道。這個何難。姪婦既換得妹子。老姪難道換不得表叔麼。他若果然如此。我便打磨軍器停當。暗藏於房中。待他來時。我生力軍殺他一陣。管教他棄甲拽兵而走。以後再不敢上香了。生生道。老叔千萬救我一救。不然千山萬水出來經營。倒死於婦人之手。可恨可恨。二人計較停當。方侔義便到藥店中。取了幾件興陽藥料。自己修合應驗良方。又把剪刀將髩髭下毛剪去。止存一二分短毛在上。以便廝殺。却說赤大姐果然晚上將手向被中摸索起來。生生已知心照。奈此物不由人做主。竟硬掙起來。婦人便以身跨在生生身上。掀騰播腦。不覺春風已完一度。婦人假做小解下床去了。生生忙掀帳子。早換侔義於床。妹子已上床了。兩人摟

做一塊親嘴咂舌。二姐把手向假姐夫陽物捏弄。那假姐夫獨眼先生。一時暴怒。挺身昂舉。扒在二姐身上。將驢頭向毬中一頂。那二姐只道是好吃果子。遭此一下。把口開了道。啊唷。輕輕的。假姐夫那裡顧他疼痛。又盡力向內聳進了二三寸。那二姐忍住痛楚。只好將屁股退縮。熬得那假姐夫以兩手拤住膕臀。把此物盡根沒腦。不容毫髮的搧打。足足有三四千抽。那二姐無奈。初時還可承受。一到後邊。其內如揭皮一般疼痛難忍。毬口唇肉粉碎。湯也湯不得。爭似這假姐夫就是個揉麵一般。揉個不了。又挨了一二千抽。實落禁架不起了。只得哀告道。姐夫。你且停一會罷。假姐夫道。你原來是姨娘麼。我只道是你姐姐。如今既承姨媽愛我而來。必竟還要飽我而去。還求寧耐片時。待我完事而去。不然可不把前邊來的念頭埋沒了麼。二姐又只得忍了一會。又當他狠研狠摩□千餘抽。毬內外就如鋼針數百戳的一般。死也不得。只見

珠淚流將出來道。姐夫。你饒了我罷。我再不敢捋虎鬚了。假姐夫見他哀求苦告。哭將起來。乃將棗子嚥下。那久畜之精。已冒在二姐毬中了。臨起身又叮囑道。姨媽明日千萬早些來。二姐道。且看。於是忙出帳外。換過生生。正是。

李公喫了張公釀。　鄭六生兒鄭九當。

只見赤大姐也鑽來睡了。兩不題起。次早生生起來對方侔義道。老叔。昨夜若非你衝這一陣。我將爲泉下之人了。我仔細想起來。那娼家行徑不須說起。討了一房妻小。要思量生死相關。白頭到老。奈囊中癟了就嫌你死得不快。送你上香。說起令人酸鼻。如今幸而不該速死。我自聽得。倘後邊又計較一着出來。則我還鄉不成了。我出門時朝奉付本銀五百兩。在此三四年已消耗去四百多了。有甚顏面回家去。莫若離了此婦。速往他鄉。別尋營遣。趁得些原本。也好回家見父母妻子。說着

淚如雨下。方侔義道。老姪之夢纔醒。婦人難近如此。爲今之計。作速寫一離書。送他幾兩銀子。叫他另嫁。此爲上策。二人計較已定。再說那二姐被方侔義這一通入搗。把毬底都弄搨了。毬口邊紅腫。把縫都腫瞞(滿)了。要小解也解不出。又急又漲。無法可療。對姐姐道。你怎生當得他起。姐姐道。也只平常。有甚凶猛。二姐道。這個人如何得死。要送他上香。再一次我倒上香了。說猶未了。只見生生同方侔義進來。尋赤爹出來說話。赤正出來。那生生道。小壻一爲身體有病。二爲本錢漸漸消磨。不能養育令愛。三爲思鄉之念甚切。今欲拜辭岳丈。奉上離契一張。白銀五兩。乞將令愛別尋佳偶。我叔姪今日就要起身了。赤老吃驚道。你夫妻沒甚言語。爲何忽有此議。忙叫大姐出來。哭道。我與你一心一意。又無別的話說。忍得丢我而去。你就要回去。多付些盤纏。我在守你。生生道。如此反爲不便。我倘不再來。你守着我。靠誰養饍。遂將離書銀

兩付與老赤。立刻收拾行李鋪蓋。拜別出門。止有鋪蓋二付。毯（音皮）箱二隻。蚪（音板）箱二隻。八鳥（音拜帖）合兒三個。叫人挑了。離了北京。逕往湖廣。做乾魚生理。生生把婦人念頭就如冰雪一般。與方倖義將這百餘兩銀子。一心一意。一往一來。做了十餘年。已賺起數千金來。二人裝載在蘇州閶門南聱街發買。不題。却說生生妻汪氏。生一子名潤兒。已十八歲了。汪氏見丈夫不回。打發兒子同公公出來。尋訪父親消息。也做些乾魚。於蘇州閶門外發賣。心內急於尋親。乾魚一時難脫。他便對主人道。我不過十餘桶乾魚。要一時發脫。便賤幾兩也只得沒奈何了。店主人道。這個容易。我與你覔一店家來。那生〔生〕偶在側聽得。便大怒道。你這兩桶乾魚。折去有限。行價一跌。我這幾千兩乾魚。爲你一人折我多少。彼此一句不投。相打起來。潤兒就把生生推了兩交。那生生叫了方倖義。併跟隨人趕到船邊。只要揪出那小夥子來打。不意船頭上扒出

一個老朝奉來。正是程垌。生生的父親。喝道。不要打。不要打。生生忙向前拜了父親道。太朝奉爲何到此。程垌道。適才那小子就是你的兒子。叫做潤兒。四處尋你消息不通。他心裡急了。故此賤賣些忙喚潤兒出來拜了父親。見了方叔公。一同到生生廈處。賣了乾魚。一齊回家。夫妻父子完聚。算帳已賺三千餘兩。生生分一半與方倖義。道。我不是他救我。我已作他鄉之鬼了。此後潤兒出門貿易。生生夫妻在家受享。此皆生生識得婦人情弊。急流勇退。所以還有後日之會。不然刀斧之間。寧有生生耶。

第五回　醜奴兒到底得便宜

詩曰

千金買得美娉婷。　翠閣重遍待遠行。
陡遇風流年少子。　春心應與伴書燈。

這首詩。單說人娶妾不惜重價搆求。必然嬌姿美貌。或苦於妻狠。不敢搬回。或在途中更欲他往。不便帶去。因而寄於他處。此見甚差。要想做妾的心腸。肯與你熬凄涼。甘寂寞。挨着孤衾剩枕。守着四德三從。一遇花朝月夕。有少年勾引。未有不踰牆相從的。話說北京有一世胄。陞授南直隸參將。姓牛。娶一妾揚州人。名如花。生得十二分顏色。且吹得簫繟（彈）得琵琶。也識得幾個字兒。眞是。

月見了閉。花見了羞。

寵擅專房。呼爲揚州奶奶。不幸北地殘破。牛參將故鄉陷沒。奉旨督兵北上。怎帶得妾在身邊。只得權寄在沙村一僚友白家棲身。如花貼身止有一婢。叫做影兒。又托一老漢老婦看守門戶。那白家房屋幽靜僻拗。白友又端方愼密。雖三尺之童。不許擅入。可謂寄托得所了。那知風吹草動。線引針來。任你複壁重垣。自生出枝節來。却說白家牆外是徐家園。園內有一座書樓。名凌雲閣。徐家有二子。同胞弟兄。大的喚做喜哥。生得十分俊雅。

眉清目秀。齒白唇紅。

面如粉捏。體似玉籠。

兄弟叫做賡哥。生得十分醜陋。

一雙凸眼。兩道濃眉。

臉如炭墨。　鼻係回回。

父母見他生得醜。就叫做醜奴兒。兩弟兄俱是弱冠。聞宗師將考。父母打發養靜。就收拾在凌雲閣上讀書。喜哥坐在後窗。開窗即見白家亭子。一日聞得婦女笑聲。不好開視。把紙窗挖個孔兒張看。只見一少婦一女使。在花間摘花兒耍子。詩曰。

細語嬌聲滑。　輕身彩鳳翔。
消魂無限態。　誰不羡高唐。

喜哥道。天下有這等絕色美人。把窗兒推開。細細瞧看。只見影兒扯如花道。奶奶。那窗內有人瞧俺們哩。如花抬頭見一少年。把個身子閃在亭子柱後。露出半面來。定睛一看。心中道。好個俊俏男兒。怎的今日纔見。遂立定了脚。也看不了。影兒道。奶奶進去罷。二人緩緩進去。那如花還回頭數次。正是。

只因臨去秋波轉。　惹起春心不自由。

喜哥見了。不覺身子酥了半邊。道。小寃家。你忒不做美。看他臨去也回頭七八遍。這相思須索害殺我也。悶悶的坐想。只聞得亭子上聲喚。忙起身瞧。不見人影。惟聞得幾個鶯兒呼友。定睛凝望。只見屏風邊一陣□紫飛來。疑道是玉人來了。又不是。是風吹花落瑤堦。少頃。只聽得一派笑聲。喜哥靠出窗。看見如花同女使兒趕蝴蝶兒。趕得團團的轉。見喜哥摸身來看。他兩人也立住了對看。醜奴兒坐在前窗。聽得婦人笑響。踱到喜哥房裡。見他兩下對看。他也伸出頭來。如花見又一個醜的。便別轉頭。佯佯的去了。喜哥埋怨道。都是你來。把他驚散了。醜奴道。難道我驚得人動。喜哥道。不然我兩人正看得好。怎便去了。醜奴道。你看得太毒。他故去了。于(干)我甚事。喜哥道。不要爭。我如今與你賭一賭。我看他去。我不來攪你。你看他去。你不許攪我。醜奴道。就賭一賭。詩

曰。

愛俏從來語。　誰貪醜貌人。

燈前遇年少。　兩意自相傾。

少頃。如花又帶了影兒在亭子上閒翫。喜哥就先去看。如花見了喜哥。立近前來。把個指頭兒咬在口裡。對着喜哥微笑。醜奴道。待我來。把喜哥推開。撲身出去。不曾看得半眼。那如花早把袖掩了口去了。喜哥道。兄弟如何。醜奴道。可惱。自古道。

駿馬常駝村漢。　巧妻常伴拙夫。

終不然。我生得醜的。再不要近美人了。悻悻歸房。暗暗打聽喜哥蹤跡。一日。亭子上只聽得簫聲嘹喨。喜哥忙開窗一看。見如花拿枝簫兒對着窗兒吹。吹得。

意從聲裡度。　情向韻中來。

喜哥見了。魂靈也不在身上。爬起桌上。向如花跪了。頻頻的頭如搗蒜。如花見了。笑呢不止。把手內簫兒向喜哥招幾招兒。那喜哥恨不得跳下牆去。看那牆高數仞。怎生跳得。那極情極態。無般不裝出來。如花與影兒只是笑道。我們這裡極不謹愼的。賊要來只要進這牆門。直到我的臥房哩。影兒道。正是。只要開得把鎖。喜哥聽了暗喜道。有門路了。忙下樓奔至園門。見一位鐵將軍把住。呻吟道。怎得個鑰匙來。與我湊一湊趣。詩云。

歡得佳人喜見招。　重垣如隔碧天遙。

狂生恨不生雙翅。　飛入香幃伴楚腰。

如花不見喜哥。知他打聽門路去了。對影兒道。那書生可不極殺。只怕要害病哩。影兒道。奶奶罪罪過過。害人性命。也是陰隲。我去喚他進來。如花道。癡丫頭。這事如何做得。倘白老爺知道怎好。影兒道。你知我知。

更有誰知。如花道。前門料來不得。殊是側首小門。影兒道。裡邊我自理會。只要送鎖匙與他。外邊開進來就是了。如花道。你自去做。只要做得隱秀。影兒道。曉得。尋了鎖匙。逕到徐家來。却說喜哥適在門前。思量去尋鐵匠。却好撞見女子。向前一揖道。姐姐何往。影兒道。我自有事。何勞你問。喜哥道。小生有一言奉告。萬望留玉片時。影兒隨喜哥進房來。喜哥道。敢問園內美人還是姐姐何人。影兒笑將起來道。連名姓不知道。還要妄想些甚。他是現任牛參將奶奶。小字如花。我是他緊身侍妾影兒。凡有針尖大事。沒有個不與我計較的。那喜哥聽了這話。雙膝跪下。滿面堆下笑來道。自前日見了姐姐與奶奶。使我

心煩意亂。顛倒昏騰。

還求姐姐的口。傳達小生的心。非敢望與奶奶沾沾玉體。只求得一點津唾兒。平生之願足矣。影兒道。你只要如此。且饒你起來。明日我偷老

婆子的痰罐兒賞你罷。那喜哥攔腰一把抱住道。我的前世娘。沒奈何。你要先救我一救。影兒道。癡子。與你說正經事。你倒閒挿花起來。喜哥道。閒挿花亦是正經事。於是按倒榻上。一手拽開褲兒。影兒不甚來拒。喜哥扯出朘子。往裡一聳。一不曾塗得些唾。二不知還是女身。極頭極腦。攮得影兒爆(暴)跳。忙把喜哥一推。立起身來。皺着眉頭道。好利害。辣得就似加把胡椒的。喜哥再三扯。扯他不住。道。有鎖匙在此。你拿了寂寂的開了側門。往亭子邊過了花屏。到那第三間房兒。就是奶奶的寢室。我們不張燈火。恐怕老蠢夫婦得知。你小心進來。不可失信。那喜哥道。決不爽信。遂送影兒出門。那影兒就像着根刺的。一扭一扭去了。正是。

雖然未得鶯鶯趣。　且把紅娘來解饞。

却說醜奴兒與喜哥房止隔一壁。影兒進房。他悄悄的伏在房裡。把那

肉麻光景。關節說話。聽個不亦樂乎。暗暗想道。他嫌我醜。待我略施小計。兩下打個錯會。等我先到手。算計定了。悄地回家對父說道。哥哥今夜有人約他。不知何往。其父道。黑夜出門。有甚好事。快着人喚來。喜哥見父親喚他。不得不回。父親也不說破。只說。我在朋友家。看他會文兩個好題目。你可連夜做來。喜哥只得展筆抒毫。却禁不住心猿意馬。詩云。

已漏春消息。拘禁恨怎支。
陽臺誰得味。奴醜快先知。

醜奴兒見喜哥不來。已知中計。將近黃昏。尋了鎖匙。悄悄開白家側門。鎖(縮)身入去。過了亭子花屏。早是一帶房屋。黑影朦朧。面貌難辨。忽有女人喚道。你來了。醜奴低應一聲。相引進房。影兒把門輕輕閉上。兩人各卸衣服上床。更不答話。只見。

一個雙鳧飛起。一個玉莖忙舒。鶯恣蝶採。婍妮(旖旎)搏弄

百千般。怯雨羞雲。嬌媚逞施千萬態。

如花被醜奴這場風雨。弄得目瞑聲嘶。四肢軟軃(嚲)於衽席之上。道。親親。你且停停再要。我的身子實當不起你這番囉唕。醜奴道。我此物何處安頓。如花道。且與影兒纏纏。却說影兒聽得兩人如此翻騰。心下情興難忍。但想。昨日略遭點破。其中如着刺者然。今見千播百搗。如蜜又甜。想我是初學入門。功夫還未到哩。不想被醜奴一把摸着。鑽進被中。將個帶水刮漿的東西。鑾管亂觸。影兒忙推道。我再不惹這揚辣子了。如花道。癡丫頭。這是橄欖回味還在後頭。影兒放開腿來。醜奴加些唾。把這小毬兒入將起來。影兒道。你饒饒罷。裡頭還疼不住哩。醜奴只是亂迭。見那小毬緊緊固固。不覺將身望前一聳。磕磕的直盡了根。影兒又叫起來。如花道。放他罷。不要勸他吃這酸酒。醜奴復到如花牝

中。纏綿一個更次。樂極情濃。一洩如注。婦人在下承受其精。正是。

一洼死水全無用。　也有春風擺動時。

二人交股而睡。如花問道。你樓上那一個是誰。醜奴道。是我兄弟。如花道。爲何這等醜得怕人。醜奴兒道。他貌雖醜陋。胸中錦繡。燦然可觀。正是。

以貌取人。　失之子羽。

不覺雞鳴鐘撞。醜奴穿衣起身。影兒送出園門。關閉停當。醜奴歡喜道。

兩粒明珠皆無價。　可喜區區盡得鑽。

到了次早。喜哥奔到館來。醜奴接道。哥哥何故昨晚不來。喜哥道。眞晦氣。做了半夜文章。心緒如麻。那裡措得半句。勉強塗完。又被父親斥辱一番。可惱可恨。醜奴道。只怕罪不至此。喜哥上樓開窗。又見如花。

頭點手指。　買(賣)弄妖嬈。

那裡挨得到晚。側門首不知走了幾百遍。將次黃昬(昏)帶了鎖匙悄悄躡到側門。只見黑影裡醜奴先在那裡。喜哥道。你來做甚。醜奴道。我在此等你。兩個都笑起來。喜哥道。阿弟。裡邊美人等我。你不要擾臭。醜奴道。哥哥帶起我一同樂樂。喜哥道。他既與相好。就是嫂嫂一般。豈有盜嫂之理。醜奴道。然則兄弟相好的。就是弟媳了。亦無偷弟媳之理。喜哥道。若是你的。我斷不相戲。醜奴道。哥哥你親口說的。明朝不要翻悔。喜哥道。斷不。於是喜哥進門。只見。

高花密樹。　複檻重楹。

喜哥道。不知美人的房幃在那一個洞天。適影兒道。這邊來。怎麼還不認得。兩人攜手同進房來。與如花並坐床上。正要溫存幾句話兒。只見門外燈光一閃。影兒道。婆子來了。喜哥忙伏床下。那婆子提燈進來道。奶奶爲甚不點燈。如花道。我將次要睡。先滅了燈。婆子道。老爺有書來。

要白老爺來覺察奶奶。我想有我老夫婦在此伏侍。何勞老爺費心。如花道。正是。也不必費心。老婦去了。如花忙招喜哥出來。只見老婦又摸將轉來。忙得喜哥又鑽將入去。如花問道。又來做甚。婆子道。明日白老爺要砌了側門。忘討鎖匙。如花心下一急。未及回答。影兒道。我只道甚的要緊。明早來取。那個婆子去了。喜哥出來。摟了如花道。嚇殺我。詩云。

斂息棲床下。回還不厭頻。
惟知竊玉好。甘與鼠同行。

於是兩人解衣共寢。摟抱酥胸。喜哥竭盡平生本事。自爲出力奉承。原來是個鑞鎗頭。戰得不上幾合。便棄甲拽兵而走。如花道。沒用的。你昨夜的本事。那裡去了。喜哥驚道。昨日要來赴約。被父親叫回。不得脫身。以此失約。如花道。昨夜明明是你來。還說鬼話。喜哥道。我實不曾來。影兒道。奶奶。莫要聽他。鎖匙交與他的。不是他來。倒是鬼來。如花道。事有

可疑。你曾對人說麼。喜哥道。是了是了。是我那獃心兄弟。被他竊聽知道。故意家中放一冷箭。偷了鎖匙。來此冒名。可恨可恨。如花道。不是那個醜怪的東西。喜哥道。正是。如花道。不好了。我兩人被鬼迷了一夜。影兒道。奶奶於今且議正事。明日把門塞了。他往那裡進來。如花道。正是。要想一法。喜哥道。還不難。你們把梯子接在裡牆。我外邊再尋進身之堦。只是我那醜弟要來。却如之何。如花道。事已如此。若拒他。則生事端。況他面貌雖醜。心還知竅。他若來。叫影兒伴他。影兒道。我不要那醜寃家怪物。如花道。莫忙。是有活法。天已將明。分手而出。却遇醜奴兒道。哥哥好受用。喜哥道。還要胡說。是我趕鹿。你喫肉了。有一句話與你商量。他今日要塞側門。裡邊我已計較停當。只是外邊牆高。無梯如何進去。醜奴道。拿兩根竹竿。縛作梯子。攀援而上。極穩極當。喜哥道。妙極妙極。安排已定。至晚附竹。雙雙進去。如花接了喜哥。不勝欣喜。影兒纏着醜

奴。勉強承歡。奈喜哥質雖美而肉具平常。醜奴貌雖陋而本錢堅久。所以如花以雙手摟住喜哥。剝嘴咂舌。滿身爽快。以兩腿勾着醜奴。沒稜露腦。遍體酥痲。醜奴抽得興發。以口向如花道。待我親個嘴兒。如花道。下邊寢處夠了。還不知足。於是酥胸粉面。喜哥受用居多。雪肢金蓮。醜弟沾恩大半。更番疊弄。輪換交鐸。將有月餘。情密如漆。忽一日。亭上衆人喧嚷。兩兄弟開窗聽。聞得牛參將回來搬取家眷。不多一會。影兒扶如花去了。四人只看得一眼。不能面別。心如刀刺。從此恩情遂絕。猶喜事還未露。醜聲未彰。你道小老婆可令他單身獨處的麼。詩曰。

誰逢美色不歡欣。待旦焚燎就比論。

況是風流出世品。那甘寂寞坐空亭。

第六回　老婆子救牝詭擇壻

詩曰

垂老佳人事已休。何緣戀戀衾裯。
貪歡衹愛多年少。弄得春心不自由。

這首詩。單說婦人年將半百。這念頭也該灰了。而反酷好。謂何總是血衰。血衰則陰不足。陽有餘。那牝兒裡常是燥燥的。是這物來搠搠。便覺快活。所以一個不了。又尋一個。莫說我老婆老了。不偷漢子。便不隄防。前人說得好。除死方休。這話實實的。因話說郟浦地方。有一廣老。名福。此人惟愛念佛。一個月三十日倒二十九日在寺院裡安身。諒是躲老婆也未可知。其老婆麻氏年已望五。最愛的是那件勾當。臉上起了折紋。兩腮又凹了下去。他把個指頭襯在腮裡。把那粉兒擦得白鬆鬆的。

又去畫畫眉兒。塗塗額兒。打扮得要人說俏。總是說得俏。沒人尋他。喜得身邊有個女兒。喚名佛喜。生得好。年已十五歲了。披髮垂肩。不消打扮。看了自有一段愛人處。只是一件。看得吃不得的。石心的。其母曉得。他人那知。麻氏倒把來做個引頭兒。終日兩個打扮了在門前。打牙說嘴道。我這女兒要尋個好女壻。只要中得我意。我下半世要傍着他。佛喜也看了娘的樣子。輕輕狂狂。惹得多少人眼裡火出。詩云。

艷色嬌人目。　誰憐不斷腸。
陽臺恨迢遞。　空望雲雨忙。

偶日獨佛喜在門首。對門有個後生。叫做闞盈。終日看了他這些妖勢兒。肚裡如生簍炭火。熱得不過。見麻氏不在。就走攏去道。佛姐姐。曾吃茶麼。佛喜道。啐。小鬼頭。怎的叫吃茶。闞盈道。原來你不曉得。有媒來說親。與了人家。叫做吃茶。佛喜道。這般我要憑娘做主哩。娘中意方吃茶。

闞盈道。恁的我與你做老公罷。佛喜笑道。啐。誰要你。便把闞盈一拳。向裡就跑。闞盈忙趕入來。把他後庭花一把。佛喜又回轉身來又一拳。闞盈忙接了要親嘴。佛喜把臉扭開。正兩個扭做一堆。却麻氏出來見了道。是闞小官。不要頑。就一手扯闞盈道。來。我與你說話。你看想我女兒做老婆。我也肯。只要看你的本錢。闞盈道。恁的本錢。麻氏道。腰間的。闞盈道。這本錢是有的。麻氏道。我要看。闞盈道。羞人的。怎麼好拏出來。麻氏道。害羞麼。等我自看。就扯闞盈坐在膝上。扯下他褲兒。把手去捏他那物。却軟掛下。麻氏便捏兩捏。顛兩顛。只見篤將起來。也是大的。也是長的。麻氏道。本錢好的。但不知本事何如。闞盈道。又恁的本事。麻氏道。我試你看。就扯下自家的褌兒。把闞盈撲在身上。撮他那膫子挿在牝裡道。你抽起來。只有這件天生成。不要教的。闞盈果抽發動。亦是狠的。一來撞着麻氏。吃了一驚。二來倒有些怕羞。三來不知溫存。亂擲一番。

只見疊得數十疊。抽得數十抽。便不動了。厤氏道。完了。不濟事。殺不得癢。去。我女兒沒你分。闞盈抱慚而歸。詩云。

不中歡心被斥慚。　却如舉子落回還。
雖然未入鴛鴦隊。　也做春風一度誇。

闞盈的一個附近好友。叫做向尚。見闞盈和那佛喜笑耍。跑了進去。半晌不出來。暗替他喜道。想是着手了。見闞盈出來。忙去接着道。哥好造化。睡情兒何如。闞盈道。莫說。沒趣沒趣。向尚道。趣事怎說沒趣。闞盈道。實沒趣。我去趕佛喜。不想撞着那老貨。他倒扯了我道。你要我女兒做老婆。使得。只要看本錢。我說(就)把這本錢與他看。看中了。他又道。要試一篇。將那老蚌湊我。我却手忙脚亂。完不得篇了。那老貨道。不濟不濟。女兒沒你分。我因跑了出來。你道沒趣麼。向尚道。只要這般就與我老婆。等我去試一試。就向厤家裡摸入去。只見佛喜在那裡看花。見向

尙走來。道。哥做恁的。向尙道。討一朶花兒。佛喜道。我這花不與人的。向尙就挨攏去道。姐姐。只採一朶兒。把佛喜揑了一把。佛喜就是一掌。向尙又布嘴過去。佛喜就走。向尙一把扯住。早麻氏從後走來道。那個不要囉唕。向尙見是麻氏。忙放手向前唱喏。麻氏道。向大官從來老實。也是這般。我那女兒是老身養老的。大官中得我意。無有不肯。向尙道。不瞞媽媽說。我本錢又大。我本事又強。令愛從了我。也受用得過的。麻氏道。據你說好的。我不信。要親試看。向尙道。就試。兩個果到房中。試發起來。向尙發賣手段。把那硬物點點的着在心兒裡。更下下的洞在底兒裡。不止一二千抽。麻氏也覺得妙。道。大官用得。少頃還要試試。如此一般的。老婆穩了。兩下遂起。停不多一會兒。麻氏被向尙撥動了騷筋。癢得沒法子。又對向尙道。再試一試。向尙一心要佛喜。也說不得。又揲攏來。聳個發狠。終是纔丟手。見得硬不如初的跳躍。見得抽不如初的猛

健。且厤氏牝裡的熱癢。比前更兇。却不中意。〔道。〕再試不如前。只是一齣兒。還要商量。你且去養養鋭。再來試看。詩云。

除是敖曹客。　能消酷嗜心。
怎教年少子。　飽得色中精。

自這風播將開去。人人曉得要佛喜做老婆。先要掙個大本錢。先要學件好本事。跌得他三交五交。纔去想他。因此就有一個姓紅的人。嫡親三兄弟。面龐言笑以至身材不差毫忽。一齊立着。人也認不出那個是兄。那個是弟。紅大知這個消息。遂集兩個兄弟道。要圖佛喜也不難。紅二道。那個去跌得那老貨過。紅大道。那老貨是慣戰之將。不知經了多少風波。欲以一個人去飽他欲。佛喜終不可得。紅三道。終不然我們三個去混他一混。紅大道。要一齊去。等我衝他第一陣。弄他個骨軟筋麻。二弟去撞他第二次。聳得他腰酸腿醋。第三遭換三弟上前。疊得他魄

喪魂消。他若不辭主。又是我起。弄得他不要了。我們越要。自然不肯丟我。怕佛喜不上鈎。紅二道。妙。好計。詩云。

欲覓多嬌一段香。先思射鹿去擒王。
究來空費千般想。那得文鸞共舉觴。

紅大道。既是這般。佈擺了大家服色。要備做一樣。使他認不破纔好。紅三道。這是要緊。但佛喜得來歸那個。紅二道。一定歸大哥。是他發的主意。紅大道。且莫忙。得了來再處。還有一着。再使個沒用的去。撈撥得他不爽不快。渴想一個來救急。那時我們一陣生力兵去。怕他不歸順。紅二道。叫誰去。紅三道。叫白小一去好。紅大道。不好。他有些手段的。不要替人做。是花熳好。那物又不大。本事又不濟。又且與那老貨相熟。等他走馬薦諸葛。那時我們去更風光。商量已定。遂挽花熳前去。正值痲氏和佛喜在門前說嘴道。我這樣一個女兒。再也尋不出一個得意的女

壻。適花熳到。唱喏道。有一個絕妙的特來作伐。麻氏遂拉他進內問道。那一位。花熳道。就是小子。麻氏道。你有恁的伎倆。做得我的女壻。花熳道。有伎倆方纔敢來。遂貼攏去道。請媽媽捏一捏看。麻氏果帶褲兒一捏。也看得過。道。這個罷。實本事怎的。花熳就摟了道。也請試試。麻氏不動。任他解褲掇脚。却也好笑。比雞打個雄略長些。不過三五疊七八抽。就立了起來。麻氏把他一啐道。活天殺的。也來害人。花熳笑道。是小子不是。小子特來薦一個好女壻。更便樂樂爾。麻氏道。你薦的何人。不要又和你一般。花熳道。他比我不同。十足的本錢。十足的本事。要終日就終日。要通宵就通宵。小子深知他這女壻是你中意的。麻氏道。被你撥這一撥。教人苦得沒奔。既有這樣人。煩你即去邀來。待我看得中意。就把佛喜與他。却是姓誰。花熳道。姓紅。就是紅大官。麻氏道。你就去。我在此等。花熳領命去了。你看這麻氏擇女壻明挈出來做比。娼家的褲兒

也沒他脫得快。詩云。

祇貪個中趣。　頓忘廉心（恥）心。
宛如枝上鵓。　不擇鳥爲親。

花熳隨邀了紅大來到廣家。正進門。只見佛喜踱出來。見他兩個走到。即趷身進去。花熳道。不要躲。我送老公與你。佛喜道。那裡知道是他。紅大道。我這老公不怕別人奪去。斷然是我。佛喜一笑去了。只見麻氏出來相邀。花熳道。我且去選中女壻來吃喜酒。逕自去了。紅大見那麻氏假妖假勢。實不動火。只爲佛喜。沒奈何溫存道。媽媽。女壻似我。只怕岳母睡了走不起。麻氏道。莫說大話。曾沒有人丟得我一丟。你且來。遂卸了褲兒向他。紅大放出精神。抽也記不得數。疊也算不得帳。足足有兩個時辰。麻氏纔覺有些兒暢快。道。且息息力兒再來。紅大便假脫手立了起來。閒步幾步。趷出房來。向外就走。只見紅二在那裡等。忙換轉紅

二復踱進房來道。息了一會了。還高興麼。麻氏道。來。我興正上頭。紅二更放出手段。這一會比紅大更利害。抽是重的。疊是重的。頓挫搶挿是重的。也有兩個時辰。麻氏雖不丟。已十分痛快。道。這回更勝。不要一套完了。也再息息兒。紅二還假發賣道。正要殺哩。要我息息。也罷。就息息。亦立了起來。出房散散。打一個眼不見。亦忙出門來。把紅三換轉。紅三又入道。媽媽兩次了。你老人家來不得了。把女兒與我罷。麻氏道。見你的本事好的。我興尚不索。怎麼說來不得。要來再來。自把脚擱起。招紅三道。來。趁高興。紅三就挺入去。不歇手就抽就聳。就疊就搗。沒半些兒不強壯。不猛跳。比先前更自精神。麻氏就挨不住。要丟了。呼呼的氣急得口裡哼道。夠了夠了。你且住。紅三巴不得要住。假項着不動道。你丟了我不曾丟。怎叫我住。麻氏道。從容。晚間再丟也不遲。紅三笑了一聲道。恁麼說不丟也惶恐。兩下罷手。麻氏道。好女壻是你。須今夜權在我

房。再通宵一樂。看我丟也不丟。紅三允了。你看麻氏一日之間。自花燭以至紅三。四度了。尚求通宵。眞淫婦。詩云。

三易情郎歡已足。　猶思帳底恣通宵。

若非巧設連環計。　那羨紅郎戰法高。

紅三見麻氏在廚下整晚飯。便溜出門來。早換了紅大。紅大只想佛喜。自佛喜的臥房也看在眼裡。門上有個却好兒。一撥就開的。已瞧在肚裡。只要把這老婆子戮倒。便去傍玉溫香。思想已定。只見麻氏走來摟了他道。好趣人。我檢了一向的女壻。曾沒有你這個趣人。今夜再兩遭。做個五關斬將罷。紅大笑道。恁麼五關斬將。就是六出祁山。七擒孟獲也好。麻氏道。來不得。來不得。早紅大已提起他兩隻脚兒。如作賤他的一般。橫攔一通。竪攔一通。深一通。淺一通。攔有五七百的樣子。麻氏被他們日裡這三齣兒。到此也覺禁架不住。酥酥的軟了。雙手抱住紅大

道。慢些。略睡睡。再找那齁罷。就抱着紅大。沈沈睡去。紅大見他睡了。一心要到佛喜處。悄悄跑起來。正立下床。麻氏道。大官做恁。紅大道。解手。復上床來道。完了那齁罷。就跨在麻氏身上。如打松椿的椿了三五百椿。一椿椿得重些。只聽得裡頭撲的一聲響。麻氏口裡也呀的一聲。看他那兩隻手兒便癱下去。兩隻腿兒便直了去。紅大道。不要椿透了底子。不動了。不要管他。且去來。逕摸到佛喜房邊。摸開了那却好兒。鑽將入去。向床上一摸。佛喜道。那個。紅大道。是我新女壻。佛喜道。娘那裡去。紅大道。娘教我來的。便去扯被。那被佛喜捲得緊緊的。紅大就一扯便鑽入去。就是一摟。佛喜道。我弄不得的。紅大道。弄不得也要弄弄兒。連親了三四個嘴。佛喜道。我是石女兒。紅大道。怎的叫石女兒。等我摸。便一摸去。如個光燒餅。一片生的。摸來摸去。摸着一個眼兒。只有豆兒大。紅大啐了一聲道。我爲你這寃家。費盡了心。那要那老寬皮。遂立起身。

復摸到廝氏床邊。提了衣服。逕自回去了。後人笑他。詩云。

空佈牢籠計。　徒教遇石娘。

溫存無限態。　錯付老寬腸。

紅大出來一傳說佛喜是石女兒。廝氏老毴也洞透了底。弄不得哩。人上喧傳。皆把來做笑柄。以後廝氏與佛喜。再也不敢復立在門前。連廣福仍在念佛伴中混過。一心道廝氏老了。竟不隄防。那知道做出這許多不要臉的事來。妻子雖老。也可不照管麼。

第七回　缸神巧誘良家婦

詩曰

好把名花着意防。休教閒蕩出宮牆。
無端蜂蝶尋香至。惹得芳心似絮狂。

這首詩。單表人家妻女。斷要防閒。不許他燒香拜佛。玩水遊山。莫說出去招人眼債。惹起是非。倘遇着一個遊花。貪你姿色。暗裡通鈎。忙中放箭。常被人竊了去。雖你十分硬掙。當他軟求不過。自不覺要走了爐。如水<水>就下。有人壅之。則向上流了。婦人水性。往往如此。話說浙江寧波地方。這地方也是個大碼頭去處。多名山勝槩。古刹新庵。其中奇人異教。亦種種疊出。內有一人姓谷名新。娶妻名喚勝兒。其岳父因無兒。止此女。生得聰明乖巧。代得父力。故名爲勝兒。寡母弘氏。三口過日。

谷新出外爲商。留寡母弘氏在家。伴着勝兒。這勝兒不惟聰明乖巧。抑且美貌妖嬈。隨你恁麼人見了。都要多看一眼的。其夫臨行千聲叮囑母親道。媳婦幼小。不諳世情。嚴緊他在家做生活。不可閒戲遊蕩。母親聽兒囑付。日則同行。夜則同睡。一步不離。即娘家來接。亦不放他獨自出門。然其母弘氏。有一樁大病。說起佛。則信心合掌。再不疑慮。有同伴來約他去報恩寺聽經。弘氏辭道。兒子遠出。後生媳婦在家。沒人照管。怎麼好去。那人道。就同小娘子一齊去聽聽。也是女轉男身的因果。弘氏道。說得有理。遂叫媳婦打扮出門。一齊同往報恩寺來。緩緩而行。路上遇着一個後生。名喚溫柔。原是老龍陽。委的生得聽俊。打扮得齊整。陡地看見勝兒。把身子都酥了半邊。道。世上有這等標致的人。與那畫兒上的美人不差多少。遂緊緊跟定細看。只見他。

一隻小金蓮。　穩穩步去。

六幅錦裙襴。　整整移去。

一件杏黃衫。　飄飄蕩去。

翠雲翹。烏雲鬢。　苒苒飛去。

却說那溫柔。或瞻前。或顧後。只見那婦人扭揑身軀。

從脚瞧至頭。　風流往上流。

從頭瞧至脚。　俏麗滿身發。

那溫柔越鎖不住心猿。轉看轉覺難捨。那勝兒見這後生跟來跟去。也把眼來一睃。暗道。世上男子內也有這等標致的。也覺喜歡看他。你看來。我看去。詩曰。

一見相歡美少年。　秋波迴顧各相憐。

誰家出閣飛鸚鵡。　害得狂疽夜未眠。

不覺到了報恩寺。聽講經的紛紛不一。他婆媳尋一個坐頭坐下。溫柔

也去尋一個坐兒。緊對着勝兒坐了。目不轉睛的。一眼釘着。看得勝兒的。

臉兒。雞蛋新剝。　腮兒。桃花新綻。
齒兒。匏犀新削。　口兒。櫻桃新破。
項兒。香粉新捏。　手兒。玉筍新纖。

看了委實消魂。適和尚出來分點心。一個人一個饅頭。溫柔見了道。待我來相幫你分。忙忙的去分。將分到勝兒身邊。暗地向袖中取出一條汗巾兒。這汗巾兒也是一個情人送他的。上繡着兩個鴛鴦。交頸的睡在蓮花之下。汗巾頭兒上。又吊着一個香囊兒。香囊上畫的是春意。將來折好了。襯在那饅頭底下。拏了向勝兒奶邊一塞。又到別處去分了。勝兒看了暗笑道。你看那後生。假意兒來分饅頭。故意向我奶傍亂塞。討人這星便宜兒。便將手去拏饅頭。卻是這一條汗巾兒。疑道。我的汗

巾在袖裡。這是那裡來的。莫不是那後生遺下的。欲要還他。那後生已去了。且又婆婆在傍。只得攏在袖內。早經完各散。他婆媳二人。隨着伴兒回家。那溫柔緊緊尾着。看了他前後門徑。又問了他丈夫姓名。悶悶的回來。想道。我溫柔眼睛裡閱人也多。曾沒見這樣絕色的女人。若不與他睡一夜兒。空做了這一世的人。我打聽得他蓋兒已出外兩年。料想這事也是久曠的。不敢欺。見了我這般人物。又見了我的春意香囊。難道有個不動心的。明日包你一注一成。詩云。

相逢絕代姿。意馬難拴住。

孤枕片時閒。覓遍陽臺路。

勝兒回到家來。想那後生。好不心動。因摸出那一條汗巾來。看見上有一對交頸鴛鴦。笑道。恐交頸不成。又看到香囊兒上。翻來覆去。看個不了。笑道。我家公在日。這樣事也有。今丢了我兩年。全不念我青春虛度。

把好時節都將來錯過了。不覺腮邊掉下淚來。早阿婆來。忙收拾了。一同就寢。那勝兒雖與阿婆同眠。心裡却想着香囊上的春意。又想那後生。也是知音識趣的。想得個心裡熱煎煎。愈覺難過。朦朧睡去。只見那後生走來。蠻管掇起腿來亂聳。勝兒也將後生揲緊。口裡哼哼的道。好呀好呀。不意揲住了婆婆的腿。疊個不了。把婆婆都疊醒了。婆婆把勝兒一推道。你做恁的。把我的腿揲得鼓緊。勝兒驚醒道。我夢見他回來。一把扯住他。不料扯住了婆婆的腿。弘氏笑道。怪見把我的腿都濕了。正是。

情哥難會面。　先與夢相親。

到了次日。溫柔更打扮得俊俏。奔去對谷家門首立着瞧。未及半刻。勝兒提了一壺水。來窗外瓦上澆花。見了後生。忙縮了進去。暗忖道。這後生不顧些利害。我這裡這些鄰舍。嘴極毒的。如何在此張望。竟不出來。

那溫柔立了半個時辰。再不見出來。道。這裡眼目衆多。不免到後窗去瞧看。竟超出後路來。只見後窗邊背立着勝兒。在那裡鎖(繡)鞋。溫柔一見。就咳嗽一聲。勝兒回轉身瞧見溫柔。又縮了過去道。這後生好不顧人生死。不要說起我鄰舍。且婆婆管得如此緊急。料難成事。如今在此東張西望。惹人說短論長。正是。

羊肉不得吃。　惹下一身羶。

忙向袖中取了溫柔的汗巾兒。包了一塊石頭。向窗外擲下。溫柔見丟下物來。慌忙接了。見內有物。歡喜道。我的心肝不知送我什麼表記。打開來一看。見就自己的汗巾兒。包着一塊頑石。乃道。我的心肝。這啞謎兒。是丈二長的和尚。好叫我摸頭不着。拏了這石頭。想道。這是許我姻緣有日。寬慰我道穩如磐石的意思。心肝心肝。穩雖穩了。我那裡等得。又站了一會。不見勝兒影兒。又轉想道。還了我的原物。難道不想我了。

常言道。

只要功夫深。　鐵杵磨作針。

肚中飢了。且回家吃了午飯來。必竟要求他示下。詩曰。

苦把工夫抵死挨。　只固(因)美色繫心懷。

鐵鞋踏破空相憶。　不是無常怎得偕。

過了午。果又去呆立在那裡。適有一人走來。叫做活無常。無常如何有活的。有說陰司裡勾人。沒有陽人的魂做引進。却勾不動。所以叫做活無常。家中蓋數間房屋。供諸神十王。後築幾間精舍。極其委曲。內埋一缸。下通地道。凡有人求問吉凶。他即隱去。回道。某神見你虔誠供養。他已許來親對你說。你可半夜向缸中自去求問。他便從道中。詭以爲神答應。所以那些愚夫愚婦。愈加敬重。道他與判官熟的。十王面前說得話的。一有些病痛。都求那缸內。問生問死。任他愚弄。況此人極好男風。

溫柔原是他舊相處的。見他呆望。知道他的意思。便向他肩上打一下道。這天鵝肉你休想了。溫柔回身一看。見是活無常。笑道。老哥。那裡見休要想他。活無常道。那人的婆婆。見媳婦生得貌美。恐怕別人看相他。即嫡親的弟兄來。也不容私自笑語的。我與你如何望得到手。打疊情踪。收拾起迷魂春思。溫柔聽了這話。猶如。

一桶冰雪水。當頭只一淋。

跌脚道。我溫柔須索死也。活無常道。如何就死。溫柔道。在生不能成就。死去纏住着他。遂一把扯住活無常道。我的恩哥。你既做活無常。凡人死的替他生。生的替他死。方便了多少人。我這件事。你就忍得我死。怎生與我設個法兒。等我粘得一粘。實死也甘心。活無常道。這法却難。溫柔陪笑道。莫要作難。且與你到家。先發發頭何如。有詩曰。

貪愛空中色。臨岐幾度嗟。

嬌枝猶未占。先失後庭花。

活無常笑道。也罷。我有一計。你依計而行。管取停當。遂附耳。未及數語。只見那溫柔鼓掌大笑道。妙極妙極。那活無常道。你快去。我在家等你發頭。溫柔笑道。此君故物耳。就來就來。遂分手各自散去。却說溫柔到谷家間壁。有兩個老者坐在那裡白話。他便向前拱手道。二位老人家。敢問一聲。這邊谷家作客的。曾平安回來了麼。那兩個老者齊道。小哥你問得蹺蹊。我聽得他母親說。一年沒有音信。如何問平安不平安二字。溫柔答道。沒甚蹺蹊。我家兄與他同在一處爲客。前有信來。說他在途中一病。十分沈重。大抵難救。因便故問一聲。溫柔放了這一箭逕走。二老立起身道。我們去問聲他母親看。遂到谷家叩門。弘氏出來開門相見。二老道。令郎有書回來麼。弘氏道。大半年沒有信來。二老道。適聞得一個也是做客的。來說令郎在途有病。好生利害。生死難必。弘氏聽

得這話。便哭將起來。勝兒在樓上聽得。也哭將下樓來。一個哭我個人。一個哭我個肉。且是哭得熱鬧。二老道。傳來之言。未可深信。如今哭也無用。不如備些香燭。且去問聲活無常。看此事果有否。討個實信。再作商量。弘氏果拭了淚。去尋使用銀包。百忙裡再沒處尋。亂了一會。却掉在馬桶側邊。弘氏便道。佛呀佛。到處沒處尋。你却在這裡。忙忙的同媳婦鎖了門。央鄰舍照管門戶。取了香燭。一路同到活無常家來。

祇因一把無情火。斷送香閨一捻春。

溫柔放了一箭。就到活無常家來道。承教。已對他鄰舍如此這般說了。他鄰舍都驚異。隨即去他家問信。不時就有響報了。若得成就姻緣。終身頂戴不盡。活無常道。且待他來。另有計較。你且來澆一澆媒根着。溫柔道。只要前件。那惜後庭。正是。

若得一片橘皮吃。肯教忘却洞庭湖。

遂褪下褲兒。露出那雪白滾圓。綿軟絹光的屁股來。活無常以手撫摸扒弄。眞如羊脂一般可愛。將手按下。拏起手來看。眞有五條紅暈在上的東西。活無常不覺此物翹然。溫柔便加些作料。坐活無常身上。以屁股湊看(着)陽物。將身一扭。不覺盡根沒腦。活無常滿身通快道。要這婦人的何用。溫柔在上起倒數百次。而活無常汩汩流了。剛剛二人幹完。只聽打門響。溫柔出外觀看。見一老婦人。領着勝兒。溫柔連身子都酥了半邊。勝兒看見溫柔。心中暗喜道。怎麼這後生也在這裡。彼此都□(釘)了一眼。一齊進了佛堂。溫柔過來見了禮道。媽媽要見何人。弘氏道。要見活無常老爺。溫柔即忙傳報。活無常出來。弘氏同媳婦一齊跪倒。哭將起來。活無常忙扶起道。莫哭莫哭。有事且說來。弘氏道。小兒谷新做客在外。聞得中途有病。生死難必。要求老爺一查。活無常道。來得却好。我正要去勾人。回覆崔判爺與你細查。因指溫柔道。這是我

新收的徒弟。因勾人忙。崔判爺簽與我做幫手的。故在此答應。你婆媳二人且在這佛堂中坐着。我與你問來。這門裡有間空房可以淨手。遂與溫柔同進去了。弘氏點香燭於佛前祈禱。勝兒閒玩。步至後軒。乃供養十王所在。他便停目仰視。那溫柔正拏兩杯茶兒出來。見勝兒獨立。便擎得高高的。輕輕的道。女菩薩。請盃茶兒。那勝兒忙趨轉身道。多謝不勞。溫柔隨後出來。將茶擺在桌上。看他婆媳吃完。忙收碗去。將勝兒吃的殘碗。四圍餂轉道。我的心肝。比蜜還甜。只聽得側門開響。知是他婆媳溺尿。原來空房中四圍雪亮。外黑暗處挖一孔。以張美婦女底裡的。溫柔忙來私覷。只見勝兒已解下小衣。露出那麵團般的屁鼓(股)從後瞧去。見那高堆堆。壯鼓鼓。紫艷艷。緊揪揪。千人愛。萬人歡。一條膗兒。溫柔見了。連嚥吐津幾口。腰間厥物。鐵杵一般。又聽得勝兒尿聲嘹喨。明明撒一陣果子出來。

起首。則云核桃核桃。半中。則云柿子柿子。

臨了。則云橘橘橘。蓋馬桶。則云枇杷。

須臾勝兒解完。只見老婆子也推進門來小解。溫柔倒退不迭。詩曰。

巧藏坑阱覷佳人。幾個佳人得掩身。

堪恨邪師偏惑衆。致令閨閣露芳春。

婆媳二人却好淨手出來。正遇着活無常。活無常道。好了。適才去回覆崔判爺。已將令郎的事去懇求他。蒙判爺允許。今夜親來示諭。你婆媳二人。可潛在我密室中。權宿一宵。迎聽聖諭。我這裡鋪蓋床帳儘有。弘氏道。只消一床被。我二人儘夠了。活無常道。雖係婦人。亦不可同眠。恐招褻瀆之罪。就睡至夜中。凡有響動。不可驚異。以觸神人之怒。聽金鐘三響。即起身俯伏缸前。以聽缸內聲息。便知吉凶。牢記牢記。弘氏道。密室在於何處。活無常道。你二人來。我引你去。活無常先走。弘氏隨後。勝

兒第三。溫柔緊跟在勝兒之後。以手向勝兒衫子上一扯。勝兒忙回頭。將眼瞅他一瞅。溫柔忙把心指。勝兒不睬。轉彎抹角。溫柔又將衣扯兩扯。那勝兒以手向背後搖兩搖。那溫柔隨勢捏了一捏。不覺渾身一酥。四人進了房。活無常指着缸道。你老人家若聽見鐘響。即忙拜伏於此缸上。神爺在缸內。親自傳你信息。你二人靜靜聽着。自知分曉。弘氏合掌道。謹依佛爺爺尊命。活無常說完。二人就去了。弘氏看見是三間小廳。俱板壁裝好。四圍俱用軟門鑲緊。窗外便是牆。牆亦四面圍住。止一門出入。若閉了。塵也不到。弘氏方才放心。同媳在由(內)宿歇。不覺天晚。溫柔掌燈。搬取夜飯素饌。十分豐潔。弘氏道。佛呀佛。何必費佛爺如此清心。溫柔道。多慢女菩薩。弗罪。他一先出外去了。婆媳吃完就寢。詩曰。

賺出嬌香影。來居別院深。

任伊防護密。　應折一枝春。

到夜深。勝兒服侍婆婆安寢了。隨後提了燈。到右邊房來。看了那房。笑道。重垣緊閉。這房屋縱飛也飛不進來。那後生空費了心機。遂褪了小衣。去扯那被。却見條汗巾露出來。拏來一看。就是後生那條有春意香囊在上。傍着燈去看。只見床橫頭一扇板自開。鑽出一個人來。勝兒正着驚要喊。見後生不穿小衣。露出那硬篤篤凹爪頭。一個小棒槌。跪在面前。勝兒忙把手搖。指間壁。溫柔那裡肯放。就把膝兒一步一步移到勝兒腿邊。以左手去摸他的左腿。勝兒以左手擋住。以右手摸他的右腿。勝兒以右手擋住。就如啞子廝打一般。亂了一會。溫柔立起身。摟住勝兒。佈耳朵道。好姐姐。這個機會錯過。後會難逢。望姐姐高抬貴手。救我一命。勝兒亦低低道。我來求神拜佛。問取丈夫信息。怎麼幹得這事。待我問了判爺。然後從你。溫柔道。我是佛門弟子。若與我相交。佛都是

歡喜的。怕甚罪孽。涎了那臉。死不肯放。勝兒被他纏不過。又恐間壁聽得。便往床上一縮。溫柔乘勢趕將上來。撲在勝兒身上。勝兒把手來拒。已被溫柔摟緊。一手揉着腰。一手便提着腿。早硬膫子已塞進去了。緊抵住不放鬆。連根的搗個不了。初時勝兒還來拒敵。抽到百數抽外。漸漸手脚不動。任溫柔左衝右突。突個滿帆風。看看情濃意美。那知間壁有人。大開旗鼓。羅的羅。羅的羅。把床也動。連這板壁都震動起來。弘氏忖道。爲何這板壁都動。莫非媳婦又像前日做夢揉我的故事。乃以手向板壁拍道。媳婦。你不做夢麼。爲何如此響動。勝兒假做睡着。含糊答應道。我不做夢。佛爺對你說。凡有響動。不可驚異。你如何忘了。弘氏合掌念道。阿彌陀佛。我却忘懷了。溫柔仍舊摟緊。不敢大抽大疊。擠擠擦擦。極力粘摩。正弄得你要丟我要洩的緊要頭上。奈活無常使個促㧻法。把金鐘三響。弘氏道。媳婦兒。金鐘響了。快起來。與你拜求神聖。於是

溫柔只得拔去脹硬膫子。潛藏床後。勝兒只得穿衣。同弘氏俯伏缸邊。以聽響報。須臾聽見缸內若有人聲道。弘氏聽着。弘氏即應聲道。佛爺。老婦人同媳婦在此。謹聽聖諭。缸內又道。你兒子谷新路途得病。乃是前世寃孽所愆。須延有德行僧人六衆。拜誦經懺三天。晚間施放法食。超度此輩。可保谷新平安回家。因汝等至誠所感。吾神親自降臨。今暫退。只聽寂然無聲。弘氏以首叩缸百餘下。同媳婦道。有如此靈驗爺爺。叫人毛骨竦然。勝兒還要去睡。弘氏道。天已將曉。且與你在此坐到天明。勝兒無奈。只得同婆婆守到天亮。請出活無常來。告訴夜中親聽神人言語。要請有德行僧人六衆。做三天道場。乞佛爺與我算要多少銀兩。活無常屈指一算。要得十餘兩陽財。弘氏身邊摸出汗巾。打開包。只稱得三兩五錢。盡付活無常道。先將此銀用着。餘待回家再湊奉上。活無常道。此乃缸神法旨。我們分毫不敢侵欺。你到明日速付應用。弘

氏合掌信從。正見弘氏十分老到。反送媳婦上門與人。詩曰。

雖非陌上花。已作風中絮。

那復舊時香。飄零不堪覷。

却說活無常請了六個和尚打動法鼓金鐃。拜誦聖經寶懺。婆媳在佛堂碌亂一日。到晚看僧人完了法事。仍舊歸淨室藏身。弘氏只是懷疑。暗道。日間這後生燒香換水。與媳婦兩相窺覷。不是好事。況我房寂靜無聞。獨他房中床板俱動。心中愈疑。不肯去睡。勝兒又不敢去催。看看挨至四更。弘氏困倦。只得強睡。勝兒摸過這邊來。溫柔已在房中老等。一見忙脫了衣服。一齊滾倒。你摟了我。我摟着你。恨不得粘做一個人一般。口裡含了舌頭。腰裡上了筍頭。你顛我播。不覺兩下都洩了。正要並肩疊股。睡一覺兒。不料活無常掀開了被。也鑽進來。要與勝兒幹事。那勝兒道。我爲丈夫的事而來。不意遭逢此網。也是無可奈何。一之已

甚。豈可再乎。活無常道。渾身落井。那裡顧得兩個耳朵。勝兒柔嫩。那堪活無常剛狠。不由分說。逕上身來。提起那具隻眼的落腮鬍來。蠻管亂刺。刺得那勝兒的小毬兒。僅沒龜稜。勝兒雖遭溫柔之染。不過與丈夫一般。不曾大經風浪。今遇活無常之物。暴烈難當。乃愁眉哭眼道。爺爺。我內裡脹痛得緊。若再進些我就要死。求你莫動罷。活無常那裡肯聽。見毬內稍有水活動些。他便又進二三寸。那勝兒柔聲嫩氣。哼個不了。那活無常情興難遏。盡力嗑吒一聲。聳盡了根。那勝兒叫。啊唷。哭將起來。活無常只得丟手。喚溫柔睡在勝兒身。他便仍舊罐。前摭後擁的入搗一會。活無常撫勝兒的臉。幹溫柔的臀。雙美俱絕。不覺一洩如注。三人同做一頭。甜甜兒的睡。活無常鼾呼如雷。却說弘氏乃老人家。熬了兩夜。一覺睡去。那曉媳婦如此做作。(乍)然一醒。聞此鼾聲。訝道。我媳婦與我同眠多時。從沒有此鼾聲。乃潛身摸到媳婦床邊。輕輕拽起

被來。伸手一摸。只見一隻毛腿。遂喊道。救人救人。有一隻毛腿在此。那活無常見人摸他的腿。早飛起踢倒弘氏。一溜煙二人俱遁去了。勝兒扶起婆婆。睡於床上。弘氏道。幹得好事。勝兒也不敢出一言。只見前邊打門。勝兒道。是誰。活無常道。是我。弘氏道。且開門看有甚話說。勝兒開門。那活無常蹾將進來道。適才我在內。聽得老菩薩喊叫救人。却是為何。那弘氏搖頭道。不須題起。活無常道。我也知道。我這房銅牆鐵壁。有誰來得。況門不開。戶不開。有甚凡人可到此。皆汝媳婦惹了邪神異鬼。魂迷蠱惑。你不宜聲張。悄悄對我說。我自能擒他。那弘氏只不開言。活無常又道。這事果然可惡。我就申文書。對崔判爺說明。查出是甚魔鬼。牒到酆都受罪。你婆媳挨到天明。我叫轎夫抬回家將息。你媳婦遭此鬼浸。(侵)必竟還要大病一場哩。我去喚人來。送你二人。於是去了。不多時天亮。轎夫已來。婆媳到家。人來探問。弘氏蔽而不言。直待月餘。

谷新回家。弘氏問兒道。你在路上得染何病。谷新道。我幸得一路平安。止愁家中老小。有甚病痛。弘氏遂將前後一一說明。谷新道。不可聲揚。我自有法。未及半月。勝兒有病已亡。過不幾日。只聽得本縣打轎。逕往活無常家來。看覷密室。喚人掘起缸來。缸下暗通地道。其中之情弊了然。拿了活無常。並黨羽溫柔。牽至通衢。一頓板子打死示衆。這都是谷新暗地央人。把情詞泣訴縣主。以除此地方一害。然勝兒之死不足惜。活無常溫柔之報不足辜。祇〈只〉是人家女眷。不出門遊玩。何至招人愛。起人意。動人心。以至喪元（亡）無日也。詩曰。

家人嚴厲是良謀。　路草牆花總不投。
若使玩遊無節度。　東牆恐作望夫樓。

第八回　待詔死戀路傍花

詩曰

從來水性婦人心。　不遂歡情恨怎平。
若果風流能慣戰。　村樓翻作楚雲亭。

這首詩。單表人要跟老婆。須三事俱全。那老婆自然跟得牢。那三件事。一要養得他活。二要管得他落。三要有本錢。中得他意。三事之中。大本錢尤要緊。若沒這本錢降伏他。莫說茶前飯後都是鬧。有個大本錢來撥動他。就順順溜溜的隨了去。故話說鄔子鎮有個仰恭。也是務農的人家。有了些田園世產。不免僱人耕種。怎少得家婆煮茶做飯。討個老婆。是水家的女兒。這水氏一日不與家公鬧兩三場不歇。却謂恁來。那仰恭是雞形的人。怎的叫做雞形。他那膫子見得是大的。長的。或高興

起來。扯那老婆幹事。剛剛送到裡頭。也不曾洞着底。也不曾撥着竅。便溜出幾點水兒來歇了。如雞打個雄一般。故叫做雞形。水氏正當旺時。就是一員健將。使善戰的一夜戰他兩三次。尚殺他不倒。況對着這疲條。你說要鬧不要鬧。初次仰恭不讓他。到後來自覺得並打個雄兒的手段也支不來。就讓他一分。水氏見家公讓他些。更自尋鬧。鬧不過。仰恭走了出去。水氏就與鄰家婦女。說家公的不好。內一婦道。水家娘少說些。夫妻兩個鬧不開的。

夫妻相鬧不要勸。　當中自有和事鑽。

水氏道。好貨。他若有個和事鑽。不知把老婆怎的作賤哩。那婦笑道。沒和事老。他腰間那物是聽說話的。水氏道。瞎帳。好看不中用。衆人一笑而散。詩云。

祇悵腰間貨不眞。　却教妻妾倍生嗔。

敖曹肯借當年具。傲煞閨中幾問君。

隔仰家三五家有個待詔。姓賈名空。是個鑽頭。凡人家婦女端正的。不端正的。初開門的。半開門的。喫一鍾的。不喫一鍾的。沒一個人不在肚裡。遇着那愛風月的尋着他。他就做牽頭。把個待詔來做名色。好去人家裡尋根覓跡。且又一件受用。郎鎭鄉風。恁你美貌的佳人。妖嬈的女子。要他開臉。被他對了臉兒看。眉兒眼兒口兒齒兒。好不看得親切哩。那仰家也是他主顧。賈空見他家常鬧。不知恁的緣故。及聞得水氏說雞形二字。心裡便解意道。是了。那婦人的鬧。鬧這件家伙不硬了。我倒掙得個大本錢在這裡。怎的與他看看。不怕他不想我。不怕他不到手。正在那裡想。只見一個婦人來。叫他與兒子剃頭。這婦人向與賈空好的。賈空娶了妻兒。遂不來往。但舊情猶在。賈空就想在他身上。發賣這件大本錢與水氏看。這婦人與水氏一壁之隔。兩下極相得。說恁的私

房話兒。或遞些東西。於樓上壁間挖一個孔。彼此看覷。有這個便。賈空道。多時冷落了。我來要溫溫舊。那婦道。你如今有了新的了。那念我舊人。賈空笑道。人是舊的好。同到那婦人家。且不去剃頭。逕扯那婦上樓。卸下褲來。拏出那大東西來抽送。抽得濕了。復拔出來。把個帕兒揩拭乾了。又塞進去抽。抽得重些。震了仰家壁。水氏只道那婦人要說話。推壁忙來看。却見他兩個摟了抽。抽了半晌。又扯出那大東西來揩抹。水氏打眼一看道。好大東西。

長有徑尺。大有一圍。數條筋突起。儼似蚓攢。一個頭豎着。宛如鴨蛋。顛了又顛。好像個醉漢搖身。昂了復昂。更像個僧人覓食。正是。慣消美女渴。一見欲傾魂。

水氏看他揩來。復突入內。又要了幾回。纔各散去。把水氏的火如柴上加油。熱得沒處投奔。到晚來上床。却說仰恭也高興道。阿娘快拍開來。

水氏正想得熱。便拍開湊他。只見仰恭只一突。也突個八九。復一突。那水就流出來。便軟了一半。水氏尚捸着不放。仰恭道。我完了。水氏恨了一聲。放他下來。那時使賈空當面。勝似親家公了。詩云。

佳人惟愛一條筋。不是親時也是親。
饒你珍饈娛一口。不如此味炙其心。

水氏想了賈空的那物。又想了老公的這物。道。世間怎有這般不均的。轉轉的恨得咬牙嚼齒。只聽得賈空在下叫道。阿娘絞臉。水氏正想他。忙丟下來道。好忙。賈空道。正是人家多了。分身不開。水氏就坐了。賈空忙把線兒來絞。一面絞一面道。我鎮上這許多阿娘們。那有個端重如娘的。水氏道。那數着我來。又道。出熱要好。更也沒有如娘的。水氏道。這有的。我見人沒有便憐憫他。上面不住的稱贊。下面那物兒在褲子裡。突突的撟□□。水氏見了。明知那物。故問道。待詔。你偷人的雞。藏在褲

襠裡麼。賈空道。我走千家踏萬戶的。怎做這事。我恨這條怪物。只要食吃。水氏道。家不遠。忙回去與他些吃罷了。賈空道。這物却作怪。不要家食吃。只要些野食兒吃。水氏一笑。早絞已完。打發他去了。心下却想道。好巧話兒。恁的叫做野食。我那物事本事却沒有。管却謂得多管。這事怎麼做得。又過了一日。只見賈空又來叫道。小官阿姐們剃頭。趁刀兒快。鈍了剃就不爽利了。水氏道。你只賣弄這把刀兒。賈空道。不是我誇口。也只有我這把刀兒好。又把水氏心提了一把。叫他只想着那尺巴（八）長的東西。又歇了一日。只見賈空又來。向水氏道。阿娘要問你借件物事。水氏道。何物。賈空道。小柏兒。水氏道。小柏兒有。只是沒有鄉頭。賈空道。鄉頭不打緊。我腰裡有。水氏一笑。正要打過去。賈空走了。詩云。

全恃腰間壯。　來調水性人。
所投心所慕。　寧不夢巫人。